

道園學古錄

冊七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九

歸田藁二

雍 虞 集 伯生

芝亭永言

七言律詩

與燮元溥登仙遊和李浩卿韻

老去江山已倦游，况聞風雨滿溪頭。
擬尋黃鵠望松壑，聊伴白鷗經稻疇。
山崦有雲堪作供，酒樽無婦可歸謀。
從教賓客回車晚，留取衰翁專一丘。

陳可復爲予寫戴笠圖賦詩四首

浮雲滿空無所依，高岡獨行來者稀。
仙人冉冉遺松老，鳴鹿呦呦生草肥。
伐木遠聞何處谷，頃筐近得故時薇。
山中雨來霧先合，此日先生戴笠歸。

南園多竹暑氣微，始來結屋相因依。
掛巾石壁晝霧濕，沐髮池水朝陽晞。
頻年車馬踐霜雪，六月裳衣無綵絺。
鄰翁問舊坐來久，此日先生戴笠歸。

老去懸車百慮灰，西風獨愛菊花開。
田家酒熟邀皆去，茅屋詩成懶更裁。
欲及天清飡沆瀣，要觀日出上蓬萊。
赤松有約應相待，此日先

生戴笠來

捨却鄉人駟馬車老身全不要人扶雲霄一羽山頭杜風雨孤村海上蘇薄命長鑣隨積雪多情破帽落輕烏莫圍玉帶垂朱紱此是先
生戴笠圖

仙遊道士余岫雲爲從珠溪余隱士求得華山下黃茅岡
一曲規作丹室喜而賦之不覺五首

華山東下有茅岡云是毛公舊隱場清露尙餘丹滿白白雲今許草
爲堂冬憑野燒開畚隴春託山雷淨石牀從此便爲千載計洞天先
拜紫霞章

茅岡地主古醇儒乞我岡頭作隱居嶺上閒雲從管領澗中流水聽
開除刀耕火種從茲始雨笠風瓢便有餘自古詩人多會合浮丘毛
氏不愁余

石人屹立古仙壇雙澗交流拱一盤臨水種松須匠匠就中作室要
寬安洞經卽日脩真訣玉臼逢春浴舊丹却恐山中添故事題詩莫
與世傳看

仙游辦得茅千束華蓋須分屋數間微咏玉經忘我老謾調金鼎勝
於閒龍雷變化從舒卷鶴露清寒自往還何似綺園諸老者採芝初

不離南山

茅岡初割一溪雲玄契華陽舊隱文謁簡自題香案吏封章先報大
茅君種成和露桃千樹借與摩霄鶴數羣便是宸清真洞府不煩夢
想託紛紜

崇仁監邑阿里仁甫茉莉花盆中折竹插之而生枝葉近
年翰林學士薩公謙齋作御史時亦有此瑞朝之士大夫
引寇萊公故事以爲徵名其堂曰瑞竹而咏歌之薩公仕
東南歷郡守部使者所至有仁政著清節美名者壽今爲
中朝老臣瑞蓋不虛發也仁甫長邑三年清介明恕孚于
上下此竹之生父老庶士爭走山中相告因取而觀之略
寫其狀賦詩以美之

華盆插竹忽生根枝葉青青向曉暎直節有生資地力虛心無愧荷
天恩薩公堂上今重見萊國祠前孰更論但得清風千古在常扶節
杖看淇園

撫郡天寧明極覺講主陪敬齋監郡奉祠華蓋特有高咏
三讀敬嘆僕偶共清游輒復次韻衰退不工聊資咲粲

三峯宮殿接新橋十月長齋陟翠嶢朝步仍垂蒼玉珮登歌還引紫

瓊簫千枝絳蠟連虹貫五色香雲向日飄賴有高人陪後乘清新詩句似參寥

鄧公信吾暨家賢弟比奉憲臺書幣存問衰朽于山中其還也無以爲餞賦此與之

幙府秋高寄遠情飛鴻肅肅度江城深慚衰朽勞人問豈有文章與世驚疏傳多年餘賜盡揚雄已老太玄成憑君歸致殷勤謝擊壤田間荷聖明

故人將命清巖地越陌經阡枉見存松菊荒蕪慚重客裳衣顛倒出柴門老忘舊事尋書卷喜走鄰家覓酒尊此邑故家無幾在更崇令德及諸孫

安成劉雲章漢章兄弟兩秀才來訪一長書一長詩皆有志文學賦此爲別

步履東行好弟兄束書銜袖見才英只愁困學孤來問豈有奇聞外素誠知道言辭無詭妄及人事業匪縱橫名鄉自昔多君子珍重歸來在矯輕

壽陳溪山生日

西來詞客作南居來往風流舊不疎好句每容鄰曲寫高情不解世

間書温温中夜還丹鼎冉冉高仙訪道車千歲相期真有約九天風
露壽尊餘

秋日同朋游北塔山

縣西北塔極蕭疎投老能來幾度餘山木已隨樵客斧屋塵猶護醉
翁書遠懷天上多騎鶴近愛槎頭可釣魚九日懸厓多細菊可能無
意再巾車

縣道蕭條北客疎西人居者亦無餘春尋道士松花館秋覓山人柿
葉書太史闕文誰借馬相君退食尙烹魚何因得似先天叟洛下人
家總駐車

歸田多病故人疎好客相逢樂有餘老去深盃那解飲詩成大字尙
能書門生去上青驄馬道士歸騎赤鯉魚如此餘閒多樂事誰能七
十始懸車

送尼山廟學彭山長

尼山新作素王庭春告成功用上丁徂徠有松充采斲靈光何殿效
丹青風霆形氣皆垂教金石文章具刻銘天子萬年綏福祿曾孫奉
若薦明馨

游洛湖田舍

近郭林泉無可游行尋田舍逐激流春眠稍可遠鍾鼓秋熟或能求
豆區萬里橋邊祠廟古百花洲畔釣船幽兒童不解憶鄉里老夢時
時還故州

題范德機詩集後

抱膝長吟老范兄寒岩古栢兩同清東都高節鴻毛遠南海真仙鶴
骨成遺藁飄零存梗概孤兒瘦弱賴高情若無塵外知心友千古誰
聞出世名

溪山翁所居與小雅易君相近翁與予賦詩易君之季子
至善輒隨錄之遂成巨帙賦此以答其美意云耳

橫塘烟雨易東家翠竹娟娟映白沙綵筆徧題詩滿卷繡簾長對樹
交花往來二老隨天分爛熳三春感物華却問綺園商嶺外曾無高
咏到烟霞

題徐孟俊屏山閣

題詩遠寄屏山閣回首人閒二十年西嶠依然仙子館東湖還載隱
君船同時翰墨嗟誰在滿屋詩書嘆獨賢欲買一舟江海去遠看喬
木翠參天

送易用昭

詩成長是倩人書最愛東家織翠裾
遠樹斷雲春雨外華星明月晚
涼初滿牕柿葉題都徧短帽梅花畫
不如莫向墨池成久別鵝羣還
欲謝崇虛

和陳溪山雪中雪晴二首

柴門積雪未全開千樹瓊林豈異哉
鉛鼎微温過半夜玉經細咏却
千災江南冰向川流合天際春隨斗柄回
太華高人觀物表詩成先
寄鶴飛來

東風先散息寒威病骨欣然解帶圍
日照瓦溝生淑氣冰融硯沼漾
晴暉銀旛試戴花枝弱玉鱠新嘗菜本肥
尊酒欲爲君子壽除公誰
是兩忘機

和陳溪山立春後三日卽事

夢朝金闕見明晨澗泐牕閒積玉塵
三日新春三日雪一分深雪一
分春柳條封盡芽如粟梅萼飄殘實已仁
欲破鳳團銀盃凍冬温且
酌井泉新

寄陳奉常 并序

昔聞 朝廷

寧廟升祔奉常陳君新甫以世胄之貴游博洽之高誼特奉

明詔出使江海之上采上金明材擇良工絕藝新作禮器樂器
求在郡國之書與通樂律之士以備一代之盛典焉鴻儒碩彥
感嘆其委任之隆非尋常效一職治一事之凡近而已故賦相
餞奇辭瑰句傳乎四方何其盛哉僕泊然老懷未忘舊習亦成
一章奉寄

新廟工師謹駿奔奉常承 詔出修門鑄金就徵揚州貢觀樂應求
季札論功德頌成諧鳳鳥文章篆定刻瑤琨千年製作于今盛擊壤
猶慚荷宿恩

集自郡城歸溪山翁寄詩并和申字韻垂教依韻再呈殊
愧遲拙

暮春長日雨兼風買得江船未及東出郭故人邀杜老輟耕田父訝
龐公謾從脩禊忘溪曲何用安車徧洛中日起紫芝行復長詠歸先
與謝崆峒

待客花陰午過申茶香榆火一時新千竿嫩綠搖輕暑數萼餘紅墜
晚春坐憶雲林行道迹夢遊仙島意生身連根分種如冰雪來向清
池對玉真

謝陳溪山送蛾眉豆種

種豆南山憶故鄉蛾眉分種喜封囊底須飛鵠能啣子未許蹲鴟共
淪湯玉椀茶香分瑟瑟瑛盤櫻顆間煌煌燃箕煮釜催詩句更約鄰
翁供佛床

己卯秋舟過清江憶范德機

歸來江上鬢如絲所謂伊人獨繫思千載清風東漢士百年高興盛
唐詩離離宿草秋雲斷采采黃花夕露滋山水含暉無盡意他生何
處共襟期

玉堂風日擅揮毫海上馳驅嘆二毛太傅竟無宣室召拾遺空署華
州曹孤兒衣食交遊古百世文章墓石高車過不留應腹痛寒泉秋
菊賦離騷

宜春臺晚眺

長沙王子舊層臺古佛神龍寶殿開秋水繞渠三峽漲春雲垂雨大
瀉來萬家香火綰緼合四面峯巒紫翠堆最憶老藤陰覆地空中幾
見異僧迴

廬陵歐陽德器游京以所藏先世誥勅見原功於玉堂賦

此以送之

袞公孫子不離鄉封誥于今幾世藏恩數重懷全盛日標題猶是故

時囊遠從史館求同姓未覺輜車滯一方昭代治平多制作討論應及漢文章

送黃子昂

從師學道暫辭親百里西來動十旬夜讀松林堂下月晝吟梅萼坐中春每欣老筆蛟龍走亦愛幽居鹿豕馴春服蚤成還再到永歌同向澗之濱

書武進縣學記後

並序

縣令之職有社稷民人之寄不敢以百里爲小也有政焉有教焉不可以偏廢也陳君子瑛治武進脩學校馮彥思記之可以知其所系之重矣崇仁之士觀乎其記蓋亦有所感而不及爲者豈非天乎因邑士之意賦詩以書其後云

從容文學聖門優惆悵吳人獨子游百里絃歌誰濟濟千年禮樂付悠悠邑人此日傳新記弟子遙知憶故侯何事紫芝三秀地空聞疎雨過新秋

己卯臘八日雪爲魏伯亮賦

官橋柳外雪飛棉客舍樽前急管絃僧粥曉分驚臘日獵圍晨出憶殘年白頭長與青山對華屋誰爲翠黛憐唯有寒梅能老大獨將清

豔向江天

漫空飛絮散輕棉所異寒威欲折絃縣令温存僵臥叟詞人解頌太平年剪雲爲葉煩相寄種玉成田不受憐丹鼎温温千歲熟樂天事業在知天

寄賀吳宗師七十壽旦

開府希年正樂康聖恩錫宴在斯堂歲周二十逢熙洽年接期頤被寵光劍珮總從仙苑集簫韶還就洞庭張簪花當日今誰是試向雲籤閱舊章

舊德高年荷聖恩慢亭如宴武陵君松喬能壽多深隱園綺來朝只暫聞千歲天邊觀鶴髮五雲日下護龍文中七日陽初動遙禮三台過夜分

和陳溪山元日後雪

瓊妃翦水散春天坐下先迎華嶽仙飛步總鳴蒼玉佩閑居能檢白雲篇朝元閣近星辰北獻壽盃深雨露前白髮舊時香案吏幾迴七日是千年

撫郡玄都觀羽士黃一初自京師還得大宗師吳公所爲和詩三篇其一故翰林學士吳先生廿年前廬山中所賦其一則和

天師所與詩其一則予在茅山羅山第一谷中送一初詩也臨
行大宗師囑之云到臨川卽以示予也忽復一歲一初又將北
游却賦此一百六十八字託一初謝大宗師古道高誼也

和吳先生韻

世外神丹起積疴
塵坐見月明過侯生猶識遺經草
梁甫空成鼓缶歌
柱史通家今昔少
番君分祀子孫多
淒涼遠寄懷賢咏
譜入朱絃久未和

和天師韻

白髮高居古道山
蓬萊雲氣隱垂環
尙方徧識前朝履
特進仍先法從班
桃李成蹊春日滿
風雲繞坐晝陰閒
梅仙舊隱玄都館
紫陌紅塵有客還

自和韻

荒陂野色帶餘曛
隴上時逢植杖耘
靈囿鳳麟千載去
玉階鸚鷺此時分
誦詩自託浮丘伯
垂問長勤大隱君
爲報黃茅岡曲舍
簷端盡日宿浮雲

贈武夷道士羅鑑空兼憶范德機

學道應須住武夷
青山綠水不勝思
九天清露三生夢
千古高情兩

鬢絲羽客鑑空猶有鑑故人詩後更無詩懸厓仙骨堅如玉明月長歌覓紫芝

寄題采石新造觀瀾亭

雪嶺春融萬里來浮雲天際兩眉開魚龍夜水星前起風雨春潮足底回尊俎誰陪賢太守文章莫媿昔英才無邊李白登臨意更覓遺碑步紫苔

某與胡伯友書問疏闊稍久因楚石藏主待謁翹仰高誼

賦寄此詩

喬木千章萬壑秋使君清興在危樓星沉夜水神魚化霜落寒汀宿鴈留紅袖烏絲酣楚客畫屏銀燭看吳鉤不知肯着枯藤杖采采芙蓉涉遠洲

贈楚石藏主謁饒心道六有先生

不識南塘第幾橋翠樓華屋上岩嶢古文獨許揚雄識幽興誰爲杜甫邀伐木春聲生澗谷涉江秋影蕩蘭苕散花如雨攜雙履解與高人話寂寥

十月朔日同監邑大用暨僚屬游北塔山

敗壁殘書五十年重來山色尚依然田疇稍稍稔農民喜官府多閒令

一 珍做宋版印
佐賢黃菊不差蓬鬢改清尊一聽酒盃延坐中有客天邊去金榜春
風待鴈傳

九月與薛玄卿外史會于黃氏溪園陪坐溪山先生談玄
觀古仙像

自昔簪纓盛邑東新堂還見百年風兩人白髮驚先老一客玄裳喜
暫同食飲具陳先世業耘鋤全效野人功談玄不及紅塵事盡日溪
園樂意中

會後將登華山按茆岡玄卿先往候予至

石斛金釵感素秋洞懸鍾乳入山幽扶衰不藉人閒藥老健聊爲物
外遊雲作衣裳塵不染詩成珠玉世誰收石人久立黃茅月歲歲能
來爲客留

予與玄卿相遇山下別後和朱德嘉韻奉寄重廡賡和再
用韻奉謝

茅岡七疊七香車誰賦新宮蔡少霞千歲留蹤丹井白諸天獻供菜
羹瓜石人雨立春衣濕崖蜜蜂來畫樹譁憑仗仙翁須一到浮丘已
遺鹿啣花

和朱德嘉登華蓋山有賦韻寄薛玄卿和詩未成登山已

遇玄卿下山道中足成以寄

相期秋晚命柴車同看華峯散綵霞農父苦留杭似雪山人先翫棗
如瓜蛟翻巨石痕猶在鶴立危峯語不譁邂逅不留知有意林臺菊
有未開花

縉山張君榮字仲華來丞撫之崇仁歷兩政六年心平氣
順上下相安如一日雖有遠役重勞亦無闕事甚可稱也
予之閒居相愛如故舊每懷扈從東道往來縉山道中見
其風土之勝民俗之美未嘗不談道以爲樂於其受代調
官京師因記之以詩而與之別明年進秩南來觀舊治父
老兒童相迎於東門之外又當歌此以爲一笑之歡也

昔從時巡出縉山翠畦綠樹畫圖間驅車百折龍門險載筆千峯虎
帳閒麥粉勸嘗銀縷熟梁炊持獻玉漿還道傍父老應常好爲說鄉
風一破顏

馬公同涉龍門道歎似山陰及武夷儘有千崖如罨畫但無一棹弄
清漪知君久有鄉關夢老我能無木石思抱甕青梁供玉食饋漿道
左野人誰

太平縣道喜年豐每出城南訪野翁粗有軒牕開草木謾留車馬駢

一 珍做宋版印
蒿蓬心寬易醉毋多酌事簡無私亦屢空好得公田多稼地長年歌
詠聖恩中

集家世以文學爲業亂離顛沛憂患困苦無敢失墜然學
未成而出早涉筆爲文應事而已人或以爲能自知其不
足也歸田以來稍得安閒而目疾相嬰學不加進於立德
立言之事無有乎爾也是以所作事過卽罷不復記錄至
元庚辰冬臨川李伯宗黃仲律來訪山中拾殘稿於敝篋
得粗可屬讀者二百餘篇而錄之賦此以謝

冰生鐵硯不堪磨收錄殘編夜每過老病自知才思少應酬長愧語
言多天人理一非無學內外篇分豈自訛只恐玄經終寂寞空煩彌
月駐山阿

答黃仲律學文之問

少學文章慮每周鄉人未免是吾羞讀書次第依先覺下筆流行稍
自由血氣旣衰尤帖帖神明自至但休休聖賢端緒無歧徑篤信躬
行莫妄求

重題環翠亭爲李浩卿作

亭深環翠燭光寒曾與詩人語夜闌秋色相高風肅肅露華如洗月

團團莫疑窈窕圍歌舞自愛空閒接羽翰我憶舊書陰德事百年應
長萬琅玕詩人謂變元傳觀志能也

答馬竹所見示詩韻

黃茅分土勝封留惟有松喬是匹儔戴笠不愁山雨濕倚筇嘗聽澗
泉流玉堂夜永空餘夢瓦甕春生欲自浮豈料朝雲停翠竹能從幙
府一來游

壯氣橫秋勢利輕讀書讀律摠留情爭看撤幙清風起歸拜懸車白
髮榮馬上詩成憐我老尊前花發爲君清鳳池緩步春還近莫厭羹
魚斫尾鱗

送吳文明

山雨寒牕詠楚辭可人同有古人思冰梅的的開生面霜菊英英保
令姿詩似仙成隨世換學如春到只心知重來宜及東風早華蓋茅
岡長紫芝

冬至後陳溪山貺以佳句謹用韻奉答

一陽初動反隆寒久雨山居絕往還彩筆曉題傳密意綠樽春泛換
衰顏希夷睡足風雲外安石吟餘水竹間共看往來閒日月紛紛塵
事不相關

雪夜有懷華蓋山王玉玄

三峯千仞玉穹廬石骨金筋守靜孤渺渺微陽丹建地緜緜深息火
生符瓊林撐柱虛明兔銀海奔吞黑赤烏持酒相尋行迹斷人間無
鶴到蓬壺

答盱江聶空山

老去文章不滿車蕭條家學賴兒扶從師授業渠能達對客揮毫我
病蘇春雨解憐轅下犢朝陽愛及屋頭烏德星何日賢人聚膝上瑤
環看畫圖

繞屋看山不命車天寒翠袖自攜扶梅花照眼春常健竹葉怡顏氣
倍蘇復有新雛娛老鶴莫將舊事憶童烏畫堂圍煖歌春雪蜀錦波
瀾列海圖

寄和吳閑閑大宗師

鈞天樂徹洞庭波野迥誰爲擊壤歌筆硯烟雲塵世隔鶯花風雨客
愁多傳書稚子空遺簡伐木樵夫久爛柯舊識浮丘華蓋近相思何
處看雲過

答吳宗師壽稀年詩三首

早接雲龍晚散萍三年芳信祝脩齡公從天上承恩宴我向山中讀

道經老兔幸分千歲藥高鴻還借九秋翎蓬萊清淺人應識拄杖過頭弁會星

老子長年藏室居舊聞星象動江湖尙方別賜三公烏維嶽恆馳六轡駒龍馬河中先聖畫麒麟閣上列仙圖從游童冠俱頭白幾度涼風咏舞雩

能歌能辨九爲章無限才情屬楚襄巫峽草生春易曉渚宮花發日何長玄經寫就池皆墨國語成來目少光把筆題詩亦聊爾坐中何用怪章郎

送撫郡經歷海朝宗調官

館閣論思拜命新風雲近接屬車塵受釐宣室多清夜奏賦甘泉是暮春雨過落花行處少日移高樹坐來頻知君此日行吟思驄馬封章又避人

論撰西清近九天回頭二十五華年送人趨召迎新雨對客停思倚暮烟染翰朝朝裁五色吟詩往往過羣賢故人若遇楊開府莫說章郎鬢颯然

寄趙知微廉使

曾賜玄州冰玉丹南征六月海生寒宣威辨說誰爲陸列守文章孰

是韓溟渤不驚天蕩蕩烟塵如洗月團團故家文獻應催召拭目雲霄一羽翰

題致爽樓原序

易君小雅雅士也自其先長沙知錄公老於是邑子孫守儒業至于耆者又以醫藥活人鄉邦稱世有善人者也小雅與余年相近少相好也元統癸酉余自京師還小雅觴余新樓之上望眺平遠山川邑屋烟雲竹樹歷歷在目而易氏子孫或仕或處皆循循敏藝而敦本小雅髮須郁然顏貌充悅諸子侍立若弟兄之相次也余深嘆善焉小雅曰樓未有名也子爲我題之余以爲米元章最號善標置嘗自名其軒曰致爽子之樓四面皆可觀而西面獨遠請用拄笏意字之曰致爽仍請賦之

易公屋上有青山故架層樓擁髻鬢客至每留風燕外詩成多在雨簾間南階竹似兒孫長東老身同日月閒若道神仙平地好便從南郭覓柴關

東坡墨竹

扁舟憶上浣花溪風雨橫江萬竹低石室歸來秋似水峨眉相對醉如泥春雷翻石蛟龍起夕照穿林鳥雀栖二老何年重會面爲揮濃

墨寫淒迷

白雲間上人度夏

白雲長傍太湖飛，忽向西江度釣磯。
彭澤小龍邀共飯，潮陽遷客憶留衣。
筍因春雨朝朝喫，橘待秋霜顆顆肥。
我自本名無所住，經函松下共柴扉。

寄龍翔寺訢笑隱

贏得歸來休便休，鶯花何處更追遊。
閒雲過樹依檐宿，好雨添泉繞舍流。
世上文章將底用，夢中塵業又何憂。
隨身宮殿香雲裏，還見千峯百海秋。

寄魯學士

往歲樓船過太湖，珠簾翠幙護圖書。
泉南五馬傳燈後，天上羣龍進講餘。
滿座賓朋尊有酒，盈疇秔稻食多魚。
趣裝未覺曹參晚，應有賢人載後車。

答甘允從寄海東白紵

海國練衣雪色明，寄將千里見高情。
著隨野鶴渾相稱，行近沙鷗亦不驚。
江露浥船歌醉起，爐烟攜袖憶詩成。
秋風遊子偏愁予，誰采芙蓉共晚晴。

次韻董子羽見寄

家徒壁立相如宅，森列雲山作畫屏。前日遠煩天子使，至今猶詫野夫亭。得來妙句題章草，政爾齋居讀道經。積雪滿亭誰見問，故人千里眼終青。

昔年供奉慚清切，簪筆春明近御屏。一日攜書歸菊徑，幾回對雪坐茅亭。女蘿薜荔知新葺，華蓋夫容歷舊經。最憶先生天上去，皇都應見草青青。

次韻答聶空山

惠我名香海上來，講帷還憶舊親陪。微風高閣紆天步，細雨深簾對露臺。滿袖當時攜馥郁，孤村此日爨蒿萊。高人雅意相期遠，未覺匆匆白髮催。

寄貞居張先生

司馬先生苦著書，久煖金液日清虛。星辰欲動含精劍，雲霧長隨畢道車。重憶仙翁千仞表，爲修真籙百篇餘。白頭供奉黃金盡，靈笈何因到隱居。

孫宰金碧山水

昔代香山避暑宮，中天積翠玉夫容。雲生金水三春柳，露滴銀床五

粒松飛瀑橋長通窈窕斷堤人倦立從容舊時行處今堪畫烟雨樓臺晚更濃

甲戌四月十七日至臨川冲雲寺祝

聖壽齋罷爲賦此詩

郭西寺門雙石頭水檻相對林塘幽白花過雨落松暝黃鳥隔溪鳴
麥秋衰朽虛蒙宣室問淹遲實愛小山留爲貪佛日同僧話滿袖天
香念舊游

蜀人劉夢良效楊補之掀蓬圖

錦屏山下花如錦却愛清江野水邊放筆豈能無直幹掀蓬方欲鬪
清妍最憐半面歛歌扇更笑輕身障舞筵君看上林千樹雪繁枝何
處獨娟娟

寄吳思可廉使

歲月將題傑閣成寄來三筆荷高情知公任比中丞重念我文慚吏
部名王勃當年神所助江淹老去夢還驚尙懷曝日茅檐下解寫農
桑詠治平

寄南安燕信臣總管

昔同禁苑又經筵一别于今四五年太守政成梅嶺北老夫吟徹野

雲邊愁來每看新題字夢裏猶懷舊奏篇頗欲仙茅扶病骨想能函致到臨川

遊仙遊山賦詩

仙遊亭子北門東雲樹烟霞野逕通秋淨華峯千仞表春濃仙縣百花中昔人黃鶴何年去九日清尊此意同醉插菊花歸路晚莫令狂客惱衰翁

方壺作仙遊山圖

身在中底用圖偶然點染出方壺數株古樹雲連屋一幅橫橋水滿湖門外從教車馬過鑑中不計稻梁儲等閒真遇尋師者指與雲間一翠渠

答錢翼之

吳郡名書盛有唐流傳風致到錢郎閉門三月梨花雨徧寫千林柿葉霜客看舊題驚歲月僧將新句度江鄉莫愁茅舍淹留久秋菊春蘭各自芳

次韻聶空山送杏

看徧生紅雨滿林筠籠遠致百丸金遙知過熟心先喜猶恐微酸齒不禁洗瓊便應催泛蟻封囊何必共來禽唯當種核成嘉樹花繞春

壇坐鼓琴

和陳溪山春雪見貽

彌天春雪積塵空花信今爲第幾風一色瓊林無別間九霄金粟有
餘豐愁吟野徑雲俱黑睡起東牕日已紅幸且與公同此樂莫辭微
醉注黃中

予少年過薊門酒樓賦此題曰連十八書郡人疑其爲呂
洞賓詩也謾記于此

耳目聰明一丈夫飛行八極隘寰區劍吹白雪妖邪滅袖拂春風槁
朽蘇氣似酒酣雙國士情如花擁萬天姝如今一去無消息只有中
天月影孤

卽事四月十六日

臥病丘園忽五年千官此日正朝天縣公稱壽邀相共野老扶藜拜
不前帶拭文犀看舊賜髮垂明鶴愧初筵莫言小邑天光遠朝蓋靈
芝五色鮮

目疾偶成二首

一任榴花五月開看如烟霧亦悠哉靜聽靈響空中發坐受天香世
外來樂府好邀張籍賦策書宜共左丘裁太清絕點誰能畫一瞬青

蓮月滿臺

木綿鶴袖小烏巾
百事無聞自在身
舊是玉皇香案吏
今爲華蓋洞
天寶看花謾笑如
烟霧落筆那能泣
鬼神聞有紫芝新
可食園公有
約願爲隣

柯敬仲畫古木疎篁

不見丹丘四五年
幽篁古木更蒼然
蒹葭霜露風連海
翡翠蘭荂月
在川憶昔畫圖天
上作每題詩句世
間傳前村深雪誰
高臥亦有晴
虹貫夜船

答盱江石門江秀才

石門山在盱江上
聞似金山及落星
浮石不隨春漲沒
道林常見晚
雲停鳥飛空界誰
能賦龍負經函我
所銘此地卜隣多
逸興重來爲
寫向幽亭

夢吳成季真人見訪夢中作

竹外旌旗駐馬鞍
兒童驚喜識衣冠
青山春日何須買
高閣浮雲只
共看野籟不堪供
七箸新詩聊可助
盤桓當年赤壁扁
舟夢幾度人
間玉宇寒

嘉平歲望陳谿山自山齋還邑月下獨步有賦

野迴霜明月轉高
寒花疎影立亭臯
池冰下見蒼鱗鬣
雲海東迴雪
羽毛客去夜深猶
倚杖詩成春近更
揮毫茅簷數尺當
晴昊無限清
歡一緼袍

莫愁寒日經簷短
甕牖西南煖有餘
頗有襟期俱老大
略無塵滓涉
清虛飢來進火烹
仙朮定起和丹較
道書憑仗白雲封
谷口免教人
跡近幽居

題馬竹所照磨捕魚圖

霜寒水淨已無魚
漁者縱橫網不疎
羹食盡供晨市遠
炊烟猶待晚
歸餘已知漠漠濠
梁異豈盡洋洋
鄭紹如萬里江湖
春雨闊海鷗不
去小舟虛

李伯宗錄詩

老去逢春祇謾吟
敢煩綵筆爲追尋
玉堂天上成塵夢
茅舍山中稱
野心萬里雲霄歸
鳥盡孤村風雨落
花深文章傳世知
何用空使高
情慨古今

壽陳溪山生日

風動蕭蕭白髮疎
高齋長日共清虛
輕雷過雨神功外
瑞露垂雲壽
瀝餘藜杖每期天
外友松肪更試枕
中書九秋華蓋通
天極千載相

隨兩鹿車

鶴原序

予家有薛少保鶴一軸先尚書自蜀攜至此邑以爲珍玩先參
政晚歲失之不知何在當時極惋嘆今二十餘年集妻姪浚儀
趙德莊從好事者重購得之欲集識其故而藏諸篋笥爲賦此
吾家舊物薛公鶴老氣崢嶸壓九臯鐵石閣身脩足脛雪霜依骨淺
翎毛通泉久失千年壁杜甫空吟一世豪老去思鄉歸未得時時借
看倚秋高

二月雪與陳齊賢

江南二月長聽雨誰見翩翩雪滿舟病眼直驚翻玉樹吟身渾欲覓
貂裘衝寒載酒憐佳客把筆題詩想舊遊得意長安各騎馬山堂還
憶醉翁不

閩憲克莊以故舊託文公五世孫明仲遠徵鄙文老退遺
棄散逸荷伯宗用昭止善浩淵子勗至善及余表姪孫陳
誼子兄子豐仲弟之壻賈熙用昭之從子大年等十餘人
寒冬連旬日夜錄之得五十卷亦已勞矣賦此爲謝

老去斯文付寂寥寒枝枯甲一遺蠅虛言有歎真何補好友相求不

憚遙敗篋塵埃煩數子破窗燈火每連宵書成明日尋梅去共看春風轉斗杓

送朱明仲歸建安并簡貳憲幹克莊

道南遺緒實天存徑寸神膠萬里渾路遠祇憑霜履穩歲寒更覺縕袍溫山川文物今誰在師友淵源尚可論弱翰不堪酬使者遠來深愧考亭孫

送王公輔遠遊

原序

君子之所居雖歲月易遠而餘風流韻不自知其及人之不窮也空山雷先生隱于種湖之上豪傑各勝多從之游其光顯盛大者固已著見于代其高尚深遜者則有不可得而知者矣然種湖猶有先生遺書數百卷與平生著述皆無恙也湖觀之師弟子相傳而守之其寥廓之趣粵古之思必有彷彿其精微者乎至元二年丙子正月六日大雪道無行人有羽士王公輔自種湖來袖詩一篇爲贄觀此風致諒非俗塵所能固有得於君子深矣問其年纔三十喜其盛年好讀書苦吟聞其將從吳越淮泗而遂至乎京師也故作詩以送之

春雪門前二尺深子喬雙鳥度幽岑欲吹藜杖同清夜靜看梅花對

苦吟江國鷺花時
冉冉京城烟雨晚
駸駸老來每憶登臨處
仗子芳年一一尋

題趙師舜謝安遊東山圖

太傅東山杖履行
總將憂患托高情
獨尋窈窕開瑤席
雙引娉婷詠玉笙
春雨松間殘弈冷
秋風江上莫塵生
三分籌策頻煩甚
惆悵雲霄一羽輕

活水源爲王欽道賦

川上嘗聞感聖衷
尋源曾見出泉蒙
風霆流動千門闢
山澤高深一氣通
潤物已隨時雨化
濟川猶歎昔人功
野塘舊隱誰能住
一勺清泠謝太空

夜宿周氏簡饒復心李伯宗

復心與伯宗
留宿周氏東齋
談易論語集註
至於達旦
某以微疾不得奉陪
然心甚喜
雞鳴賦此章呈二君子

霜月高齋宿兩賢
夜深情話極幽玄
退藏莫測神明化
通變猶聞典禮傳
五十華年思絕學
二三良友信遺編
選鋒若欲驅殘臘
晴昊梅英孰與先

贈朱萬初之官建寧

并序

仲春之望建寧幕長朱君萬初之官迂道百里惠訪山中存撫
老病深感古誼得見 禁林貴臣各公書報萬初 延閣機暇
得進所製新墨甚稱

旨意中書傳問所居官將有

朝擢之喜良爲助慶因賦此爲別云

墨卿玄璧進 明光玉硯雲興御榻香內相貽書傳異賞中朝垂問
仕何方宗家應訪金絲舊古道相求草木荒把筆欲題新感遇牛衣
春夢入滄浪

五言絕句

題汪華玉子昂蘭石四首

海內出珊瑚枝撐碧月孤鮫人拾翠羽泣露得明珠
參差不可吹紉佩寄遠道遂令如石心歲晚永相好
抱玉下天河繞叢秋露多天寒翠袖薄日莫欲如何
翠袂倚岩嶢來尋碧玉簫拂衣成歷劫遺迹映寒潮

題黃與可所藏錢舜舉瓜圖

秋蔓有遺實不食庸何傷東陵爲圃地何曾憂雪霜

題趙師舜光風轉蕙汎崇蘭圖

衆芳非不多金石好兄弟雜佩以間之春風接襟袂

春妍帶雪圖

玉茗深宮裏春妍帶雪殘可憐五色羽相並不知寒

江村秋晚圖

依約米家船疎林薄暮烟新詩吟未了槎上釣江鱸

題饒世英所藏錢舜舉四季花木

海棠

睡起多情思依稀見太真一枝紅淚濕猶憶故宮春

黃蜀葵

花萼立清晨鵝黃向日新金杯承玉露偏醉蜀鄉人

芙蓉

丹霞覆苑洲公子夜來遊終宴風露冷折花登彩舟

山茶

萬木老空山花開綠萼間素妝風雪裏不作少年顏

題趙師舜所藏雪竹圖

鳳皇臺畔竹猗猗別出參差玉一枝閱盡雪霜心似鐵高風惟許歲

寒知

題饒世英所藏孤鶴圖

海風吹月憶危巢
清夜梳翎雪墮坳
仙客不知猶是畫
每聽長唳向松梢

贈朱萬初四首

霜雪摧殘澗壑非
深根千歲斧斤違
寸心不逐飛烟化
還作玄雲繞紫微

近世墨以油烟易松滋媚而不深重萬初既以墨顯得真定劉法石刻墨法以爲劉之精藝深心盡在於此必無誤後世因覃思而得之蓋取千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乃用之非常松也烏乎孰肯舍易而求難必求古人之成法而後盡其心者乎

珥貂鳴珮入明光
新墨初成進御床
草野小臣春夢短
猶懷染翰侍君王

天曆己巳天下大定中外乂安

天子始作奎章之閣于宮廷之西日親御翰墨時榮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近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

旨得祿食藝文之館其名藉甚邈在草野豈勝玉堂之思乎

延閣晨趨接佩聲又紆朱紱向江城丹心要似東陽水釀作冰壺徹底清

朱萬初以藝文直長以年勞恩賞出佐帥幕南海轉丞東陽東陽文物之邑俗第以名酒歸之豈其山川之望哉韓文公譏丞不負余余負丞今丞凡邑之風俗教命刑獄科賦無不得言言之當無不可行存乎其人而已萬初勉之

頗愛燒香是鼻塵不應緣鼻又勞人方牀石鼎過清晝一縷山雲伴老身

深山高居爐香不可闕退休之久佳品乏絕野人爲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擣治斫楓肪和之每焚一丸亦足以稍助清苦久亦不復爲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袖致土速數片空齋蕭然遂得爲一日之供亦可喜也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

歸田藁四

雍 虞 集 伯生

芝亭永言

七言絕句

雪後偶成

千山積雪日華明，
甕牖前頭畫不成。
未有樓臺供遠眺，
負暄過午聽簷聲。

曉來殘雪在陂陀，
遠似羊羣或似鵝。
憶踏春泥看柳色，
駝裘貂帽度冰河。

自贊題白雲求陳可復所寫像

歸來江上一身輕，
野服初成拄杖行。
祇好白雲相伴住，
天台廬阜聽松聲。

築室

溪頭築室苦不多，
無奈今年春雨何。
水暖白鷗渾不去，
泥深田父少相過。

客有好仙者，持唐人小遊仙詩求予書之。
惡其淫鄙，別爲賦五首。

珍傲宋版印

東海轉上白玉盤滿天風露桂花寒方平欲來共今夕微聞洞簫過石壇

偶過松間看弈棋松枯鶴老忘歸時山前酒熟不中喫自有金盤行五芝

關關雎鳩在河洲錦幄春温吁可愁六合清凝海天碧木公金母坐優游

衣垂烟霧冠晨暉雪色鬢毛風外稀何事酒壚眠不去塵中醉裏或忘機

老婦扶兒休笑儂不肯學仙蚤已翁東家木公合辟谷但汝護田祈歲豐

子昂竹

憶昔吳興寫竹枝滿堂賓客動秋思諸公老去風流盡相對茶烟颺鬢絲

子昂蘭石

汀草離離石老蒼行吟何處樂清狂江中遺佩相思久莫待明年春蕨長

夢蟾圖

炯炯孤蟾兩目寒
莎羅臺上濯神丹
冰容映日初無質
故許空岩夢覺看

唐五王出遊圖

華萼樓前御柳長
春風馳道曉塵香
龍姿鳳質多相似
黃髮爲期樂未央

八駿圖

瑤池積雪與天平
西極空聞八駿名
玉殿重來人世換
蕭蕭首偕漢宮城

射獵圖

羽獵長年從翠華
合圍八月度龍沙
蕭蕭徒御圖中見
猶想君庖賜滿車

日莫推車力已疲
道逢猛虎快饑飢
負嵎何待要馮婦
弱婦嬰兒未可欺

題白玉蟾像

日出扶桑積雪高
海空天淨絕纖毫
每看劍氣衝銀漢
知是吹笙詠碧桃

題大別山柏圖

憑陵霜雪鼓風雷此樹相傳手所栽想見樓頭黃鶴客千年一度此
山來

答趙秉彝送地黃膏

身如老馬視茫茫多謝銀鬢致地黃昨日飲餘肌骨煖解持書卷近
晨光

酬張用鼎

老去尙書賓客感淮南淮北誦君詩玉堂自是歸來晚不及觀君落
筆時

題關尹問道圖

身隱何爲更著書區區關尹強留車周公制作成殘缺嘆息何人問
緒餘

中秋前偶賦

一室蕭然絕蔽虧桂香初發自先知已無熱惱仍無夢坐到空林月
落時

空林月落大如盤雞犬無聲曉氣寒童子擬謀朝一食玉盃盛得露
溥溥

一杯濃露滑如飴灌溉清涼可療飢畢力石田嗟已晚空山何處采

靈芝

采芝不覺過前山
偶答樵歌莫却還
人影自行殘
照外雨雲先入翠
微間

次韻答魯子翬參政四首

山水娛人若妙顏
幾年搖落鏡中鬢
高情誰與為膏沐
舒卷春雲指掌間

海風吹雨散晨曦
紈扇高堂兩鬢絲
想見東南賓客盛
臨江釀酒看潮時

病鶴前年下玉京
空巢聊寄一毛輕
白雲千載悠悠外
自照寒溪野水清

方嶽羅賢祝網開
選掄更欲藉非才
故人情厚慚衰朽
千里空煩重使來

題赤城站壁

莫怪扁舟不早歸
斜風細雨濕蓑衣
天心月滿江心定
贏得閒身坐釣磯

又和赤城壁韻

飛鴻力盡始能歸
敢向漁樵詫芰衣
多謝相如遠相問
華星明月照

寒磯

秋夜有作

月明清露浸山河八極無塵水絕波形質不應猶有礙鼻端惟恨桂香多

玉龍圖

貝闕澄澄海月生水晶簾影接空明絞綃翦得霓裳就却擁冰髯上太清

郭熙畫木

江南喬木已無多誰畫參天鐵石柯記得玉堂春晝永寒林坐對老東坡

浙西提舉陳衆仲以其省之命請考秋試其還也賦此贈之

道誼交情志竟完千山觸熱訪衰殘唯慚薄德成虛辱故詠高風小子看

百事消沉老病身石田茅屋度餘春故人遠訪閒相對共看流泉日

日新

合禮文章體道心事天成物致精深老來更覺交游少珍重高賢副

所欽

游楊羅李生閩土千古斯文一綫微最憶相逢共紉繹開牕東海渺

烟霏

子去聲光日已高荒村那復重相遭畫屏甕牖閒欹枕春雨秋雲見

羽毛

贈閒白雲

白雲東去又經春每想飛鴻到水濱幾箇遮山松樹子憑君洒雨洗

埃塵

無題

貝闕珠宮夜不眠露華浩浩月娟娟不應又作人間夢窈窕吹簫度

碧烟

題亡弟嘉魚大夫與眉山奴詩後

瞻望眉山草木春西還無計每傷神數家共客巴陵下只託詩書論

古親

吾弟文章絕幻龐只餘詩句似西江十年夢斷遺書在風雨梧桐自

一窗

書蘭亭後

墨池春雨水泠泠消得鵝羣舞雪翎千載臨文嗟悼盡摩挲病目看
蘭亭

題黃敬申虎圖

當時玉帳蜀雲西坐嘯風生草木低傳寫餘威千載外空山藜藿尙
萋萋

聞機杼

吟啞機杼隔林幽夢覺江湖憶舊游滿地月明涼似水數聲柔櫓過
揚州

賦玉簪花

玉簪花發憶京城徧閱詩篇未識名解道折花猶帶露却愁香色起
凡情

面植芝蘭背植蕙高花冠玉擅中園小冠不厭雙蓬鬢賴有朋簪玉
露繁

翠葉長莖出露叢素華高潔倚微風方田種得新秋玉萬斛濃香屬
老翁

天官弁會若星流簪筆同朝八月秋一色尙方新切玉含香無語度
中洲

溪橋踏雪

萬竹孤亭積雪明，衝寒先到寄高情。
過橋不是尋常客，共聽空山裂帛聲。

奉答吳仲谷見寄兼簡許愿夫

城南謾作草堂新，過客全稀甑有塵。
城闕鶯花二三月，無因藜杖伴詩人。

華蓋山前已結菴，荒陂獨往策羸驂。
何如城北蕭閒叟，吟詠高齋從適餐。

翠竹如雲百尺樓，川原錦繡出城頭。
遙知吟詠羣賢老，清酒千壺薦膳羞。

題范德機詩後

玉堂妙筆交游盡，投老江南隔死生。
最憶崖州相憶處，華星孤月海波清。

題文丞相詩後

大廈明非一木支，區區未忍聽傾危。
故人邂逅聊相問，矢死終天更不疑。

次韻陳溪山春日卽事

日出蒼龍霧露零郊原花柳總蘇醒七言內外黃庭景歷歷東風舊所經

河漢光微海出暎蓬萊宮闕啓千門晴虛無外來相覓塵影俱消湛若存

蕉竹窗中舊席虛白雲不住意何如欲占正叔來消息正值包羲未畫初

題呂洞賓見滕子京像

一杯湖水碧於天飛劍來時月正圓天下儘多憂樂事翛然來往又千年

題魏受禪碑

華歆勸進鍾繇筆妙畫千年不可磨舊有始皇金石刻李斯文字更嵯峨

崇仁邑士吳景永客授齊安寓定惠院書來報寺之海棠東坡所爲賦詩者今二百五十餘年枝萼復盛住山明月溪增葺坡翁舊寓并錄所賦爲寄偶成二章答之并呈幹公克莊部使者云

滿山桃李擅春風麤俗何妨總化工賴得土人渾不愛故容山寺對

衰翁

江城紅萼是鄉人人去花飛海復塵二百餘年還一夢
雨中月下爲誰春

昔登棧閣俯春濤紅萼青松翠壁高應有故人知我在
鷓鴣春雨老江臯

次韻東山鳳栖別墅四時詞

湖邊綠樹多年柳島上紅雲二月花惟有舊時雙燕子
經春仍在故人家

雨餘飛蝶傷秋潤江外蹲鴟喜早涼高屐圍碁歸別墅
東山莫是謝家莊

秋聲柿葉書連屋日暮黃花醉短籬每歎觀文修舊史
不違初志見新詩

寒陰潔白分嘉玉園果青黃貢上金受命素心如鐵石
不知冰雪歲年深

臨川艾蜚英茂才求書北游京師荒山久病筆墨盡廢
偶有近詩二首寫寄

國史侍講祭酒先生數千里外一笑契舊有同在者共一

看之亦知衰朽托庇無恙也

鳥鳴不鳴山更幽幽少學多聞今始休常年空喫人間飯聊爲田家事
牧牛

牛角掛書田裏歸昔人行處不相違白蘋如雪鷺飛起耿耿銀河星
宿稀

和陳溪山韻

林園寥廓靜簾櫳來往風雲盡日中萬卷相娛嗟歲晚一簞猶恐負
時豐

幽幽直入南山路行到水窮猶有雲回首獨歸無一事道傍還見丈
人耘

題樓壁耕織圖并序

我國家既定中原以民久失業置十道勸農使總於大司農慎
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而命之皆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今桑
麻之效徧天下齊魯尤甚其後功成省專使之任以歸憲司憲
司置四僉事其二則勸農之所分也至今耕桑之事憲猶上之
大農天下守令皆以農事繫銜矣前代郡縣所治大門東西壁
皆畫耕織圖使民得而觀之而今罕爲之者撫圖頌詩爲賦三

章章四句

鄉里蠶桑勿失時畫圖勸相又題詩當時補袞應無缺金玉餘音到
蠶絲

吳越蠶桑用日多始終吟詠極婆娑玉成繭館間琴瑟宜薦房中備
樂歌

昔者東南杼柚空詠歌蠶織到圖窮勸農十道先齊魯百世興王衣
被功

送程以文兼簡揭曼碩

樸學清忠荷主知每驚異論苦相危只緣自信非鄉愿俟命從容絕
妄思

玉堂北局是秋官健筆相遭白晝寒莫怪討論成諍論御床夜索草
篇看

故人不肯宿山家半夜驅車踏月華寄語傍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
誰誇

西郊草堂圖爲從子豈作

故家東郭百花洲梅柳西郊總舊游賢子獨知懷土念結廬爲擬草
堂幽

早晚東吳買客船直歸萬里畫橋邊寄貲儘有詩人在忍向圖中看
數椽

草堂在處卽西郊巴嶺還如雪嶺高但有好孫能力學不愁老杜不
春遨

野梅官柳頗依依酒債尋常七十稀莫遣錦溪賢姪覺恐愁安樂不
思歸

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諸子姪

疾風吹雨作春深抱膝西牕獨自吟百世詩書千古事只憑孫子不
虛心

江山信美非吾土飄泊棲遲近百年山舍墓田同水曲不堪夢覺聽
啼鵑

寄成都孝成姪

寒食風花高下飛錦官城外是耶非百年墳墓惟孤姪勤酌寒泉薦
蕨薇

寄吳門弟姪

尙書大墳在吳門老病西江更斷魂春雨滿山湖海去扁舟強飲引
諸孫

寄子安民從子宣

兩兒逐祿廣東西解憶荒村叫竹雞
北返衣冠先志在扁舟何日發
端溪

癸酉歲晚留上方觀

投老歸來山縣小無端人事尙關情
雲房借宿最岑寂亦有鄰春月
下聲

燈前自了讀殘經風入疎簾月入櫺
坐到夜深誰是伴數枝梅萼一
銅瓶

偶行幽徑豈尋春忽見叢蘭紫茁新
幸自林深可終日莫將香引路
行人

山中積雪到簷端獨對篝燈坐夜闌
不是梅花心似鐵如何禁得許
多寒

葵榴雙鳧

江南春事已蕭條只有葵榴絢日嬌
水國不知炎暑近雙將文羽戲
清潮

題明皇按舞圖

寢安食飽對青雲按舞調笙不厭煩
南內歸來還獨看梨園弟子白

頭新

題昭君出塞圖

天下爲家百不憂
玉顏錦帳度春秋
如何一段琵琶月
青草離離詠未休

題陳氏遠塵樓

春風滿縣花開日
夜月千山雪積時
定有扁舟來好客
倚闌溪水度雲遲

偶成

野田閒水浸秋天
隨意行吟到水邊
樵牧各歸魚鳥散
微風吹面鬢蕭然

半畝秋陰近石床
倚床自炷水沉香
新涼透骨清如水
幾箇蒼葭共夜長

鶴骨新來怯曉寒
東牕睡覺日三竿
蒲團深坐香如縷
塵几殘經亦倦看

桂亭

夜色澄澄海氣深
水光蕩漾入簾旌
冰肌玉骨便清夢
不爲吹簫送月明

璧月珠星繞四周團團翠樹屋東頭黃金布地香爲國此是山中富貴秋

田舍

晨昏車馬亂雲烟花下追遊亦偶然百舌無聲春亦去蕭蕭田舍日高眠

題漢孝宣受貢圖

悠悠旌旆馬蕭蕭萬里歸來氣不驕黃屋東邊渭水上從官誰是霍嫖姚

答饒心道四首

碧玉淒涼思入雲數峯江上見湘君夜深霜冷絃中折儘有遺音世未聞

日下紫微還獨歸陰陰夏木掩柴扉空傳秀句寰區滿世外高情更絕稀

巴水東流日夜深先生茅屋背城陰東風盡日吹香草金石臺荒想獨尋

塞坐詩書日昃歌陶公於此每婆娑匡廬雨過青如舊只爲長松不易柯

題約牖爲譚無咎賦

約牖前頭一沼開
天光倒影入蒼苔
臨泉洗墨春雲濕
恐有神魚起
蟄雷

檢束精神不外馳
天光融徹入初曦
飛塵不礙清虛景
意識空從一
管窺

意識休將一管窺
斂藏深密靜無私
始終慎獨成天德
深信開章自
宓義

酬酢紛紛窘室廬
老來漸覺就明虛
羨君盛歲先知約
絕利尋源事
廣居

別變玄圃後重寄

郭西山路有寒梅
想見臨行首重回
夜聽雨聲知水長
滿船明月幾
時開

聞變玄圃除御史

好風天上送春來
紫陌紅塵萬里開
春雨春波舟一葉
題詩先到鳳
皇臺

變玄圃除御史後寄蕭性淵巡檢

望仙亭上最清閒
日日吟詩竹樹間
長官新峨豸冠去
誰與空山相

往還

題趙子固梅

楚王宮室賦離騷不及梅花莫解嘲留與周南舊公子歲寒聊寫兩
三梢

古檜

根到深泉石作身疎疎香葉不知春海波不動天風遠千歲寒蛟作
老人

題夢良梅

詩翁白髮對青春看遍江邊玉雪新我是錦城城裏客開圖更憶錦
屏人

留易小雅樓促陳溪山同飲

花滿橫樓酒滿盃晴光偏送好春回東家縱有溪山興聽得歌聲也
合來

和陳溪山櫻桃

紫玉盤中絳雪繁相如多渴喜清寒明光分賜難重得却作金丹火
齊看

留題龍門寺

道園學古錄

卷三十

十一中華書局聚

自入重山知者稀默然終日坐垂衣山猿還笑癡頑甚無見無聞忘却歸

一榻東軒絕百非浴波紅日上當扉輕雷谷口作飛雨知是老龍回翠微

舊得鸚雛短羽毛筠籠三月未能高携來聽法生公石風竹雲松任所邀

投閒雖久尙勞生數日山居實稱情香象渡河姑且置端然聽得落花聲

樂府

滿庭芳

微雨經宵暖烟籠晝相尋閒步堤沙露桃風絮香影傍烏紗徙倚江樓最久綺窗迴翠擁雙丫輕鷗外水村山郭帆過泊誰家東華塵土夢漢宮傳蠟隋樹啼鴉記當時攜手何處天涯日暮清吟未足聽街鼓催發香車山翁醉驚雷散雹深夜未停搗

寄阿里仁甫

維舟南浦臨流不渡踏破城南蔬圃故人直是不相忘把酒看沙頭鷗鷺青雲得路蘭臺烏府早晚新承恩露輕車切莫便乘風先報

與山翁知取

法曲獻仙音三疊爲陳溪山壽

秋氣至壽學注天香燕坐喜看扶兩几擊鮮何必溷諸郎長歲接賓

行

盤石上新畫太丘翁扶老一枝風滿袖凌霄千歲露垂松不與世間

同

千歲事何許覓松喬急雨輕雷開道路星河北斗轉岩堯相對話漁

樵

浣溪沙

江上秋風日夜生蕭蕭兩鬢葛衣輕芭蕉叢竹共幽情病骨不禁

湘簟冷夢魂猶似玉堂清畫簷疏雨過三更

銘

虛白齋銘爲陳玉林作

於穆聖皇有嘉玉林曰若積雪日華照臨六合無外旣清旣廓氣容
明新庶物咸作羽衣有儀燕居穆清迺取虛白肇錫嘉名汎景太虛
接軌貞白先生之稱世豈多得天垂休光賁于丘園寶我谷神守我
幽玄冥升在上日月于邁懷顧下土福祿攸介我瞻草木我行戶庭

風雲徘徊雨露載零齋居孔明夙夜敬止以祈繁釐以報天子冲而不盈渟而不溜上帝臨女永勗遐思

方床銘

後至元庚辰九月二日芝亭老人作方床于居室銘其背曰
晝安以恭夕斂以息儼然若思順應無迹崆峒有人善脩其身千二
百歲不衰而神

几銘

方床前几因式致敬俯毋傲視仰毋傾聽必精必明必安必定敢曰
耄至弗慎中正

先君硯銘

硯先君所常用者先君去世十有九年硯亡而復得之銘其陰
以示子孫

端而温謙彌尊思德容如生存

贊

子昂畫陶淵明像贊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乘化以歸哲人
之思千載不違

劉原父遺像贊

博學洽聞雅言通史經殘禮軼折衷補擬百煉懸鑒照物不遺末世
寡陋肅瞻遐思

劉貢父遺像贊

兄弟並興博雅冠代著書滿家精覈之最守道自如不局曲迂精神
所存天祿石渠

先公遺像贊 並序

至正辛巳九月九日集理故書得先君郡公遺像於是棄諸孤廿有
三年矣逮事者咸曰甚似再拜瞻對繼以泣血敢述前德以示子孫
其辭曰

孝弟之誠仁義之學傳宗世家踐跡先覺歷患難而心常定處貧約
而氣愈充不與物忤而人自化不與時競而道彌崇遺我子孫者實
行之積沒世不忘者盛德之容恂恂與與知者實稀常與人俱孰同
其歸

邵菴老人畫像自贊

世家岷山之陽生身衡嶽之舍詠神聖之遺言攀仙真之軼駕白雲
晴空春風秀野雨雲露雷不可繪畫聊采靈芝以遺遠者

孝女贊 有序

金谿縣因金谿場之名也唐時有銀鑛發其地作場以冶之曰金谿場寶曆乙巳銀絕而冶廢宋開寶初始置縣云冶廢時土不產銀久矣有司不敢失其貢迫諸民而取之有葛祐者官強之蒞冶事銀既無所從出傾其家不足充數吏驅祐家取土石雜烹之卒無所得縛祐榜掠不勝其苦祐無子獨有二女且長不忍見其父皆自投冶中焚死監吏黃懷上其事撫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二女又感其去患害也神而祠之

皇元至元中郡守張國紀用獻利者言起金銀冶屬縣至今民病之獨金谿以二女事聞得不作大德庚子縣丞吳瑾作新祠于沙阜之地延祐戊午縣尹李有又新作之民間歲時祠之有詔祠在祀典者則縣長吏行事焉元統甲戌四月朔邑士危素請太史虞集贊之贊曰

寶藏之興豈爲厲階叔世盡利民生罹乖熒熒二女哀其所天力不能救投身毒煙身盡義著苛政亦熄民以永寧無愧血食

玄帝畫像贊 有序

玄帝像吳興趙公子昂寫其夢中所見者而上清羽士方壺子之所

臨也青城山樵者虞集述贊之曰

吳興趙公前代公族神明氣清靜處貞獨乃夢天人被髮跣足玄衣寶劍坐臨厓谷再拜稽首仰視退伏念昔敬事存思莊肅晉階接對光耀心目如聞教言知子誠篤爾善繪事追步顧陸凡吾真儀子善記錄審而傳之與世瞻矚傍有介士玉板金籙曰帝告汝錫爾榮祿冉冉而升夢亦遂覺明月在戶香彩徧屋取火亟寫神運掌握豪分無失三十其幅丹青既成齋戒韞匱有當受授先事穆卜而其秘夢初不以告晚有相師泄其玄躅人始得傳錦標鈿軸方壺仙人潔以薰沐臨池擬容識以玄玉有得之者昭事毋瀆上帝臨女介爾景福

辛淵微先生畫象贊

湛乎澄之而愈清昭乎執之而有象我自和以天倪人乃見其神王納湖山於几席運風雷於指掌酌沆瀣以濯鼎御氣機之來往此所以身潛九淵之深名應少微之上居與稚川相望壽與廣成相長也

子昂書忠孝二表贊

漢丞相諸葛武侯以建興五年出師伐魏所上表後一千一百十又九年吳興文敏趙公所書又後三十九年臨川饒龍得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友直審定以爲子昂真蹟雍虞集爲之贊云維昔武侯拜表出師追感先遇蹇蹇正辭君子小人興衰之辯凡厥有邦可以觀善代有文臣進思盡忠爰致筆諫寫爲屏風考文取義集思廣益遊藝之美傳世無斁

蜀李密字令伯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密辭職所上表大德九年吳興文敏趙公所書至正三年臨川饒龍得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友直審定以爲子昂真蹟雍虞集爲之贊云

侃侃郎署蜀漢遺臣報德王母誓畢厥身新服有邦求我遐僻懇懇陳情以謝徵辟誠篤之言義命攸當教孝教忠百世同尚墨妙筆精重書其辭載誦載瞻實勞我思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

宋國朝十七日張氏以川上

書畫其後進前通寶錢存其

題詩以記勝古補集文三言命其書卷其後其百出司始其

其於通寶錢其出補集文三言命其書卷其後其百出司始其

其於通寶錢其出補集文三言命其書卷其後其百出司始其

其於通寶錢其出補集文三言命其書卷其後其百出司始其

其於通寶錢其出補集文三言命其書卷其後其百出司始其

其於通寶錢其出補集文三言命其書卷其後其百出司始其

其於通寶錢其出補集文三言命其書卷其後其百出司始其

其於通寶錢其出補集文三言命其書卷其後其百出司始其

其於通寶錢其出補集文三言命其書卷其後其百出司始其

其於通寶錢其出補集文三言命其書卷其後其百出司始其

其於通寶錢其出補集文三言命其書卷其後其百出司始其

其於通寶錢其出補集文三言命其書卷其後其百出司始其

其於通寶錢其出補集文三言命其書卷其後其百出司始其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一

歸田藁五

雍 虞 集 伯 生

序

周易玩辭序

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以爲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雖四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以哉項公以其玩於辭而得之者筆於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以玩於前聖之辭而得焉此項氏著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知何以知之中古聖人以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於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蘊者後世固得以推見焉今夫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於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於聖人之一言卽爲天之命已矣况乎三聖人之言廣大悉備雖歷世久遠遭時喪亂亘千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略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乎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者志於學者誠不可下

此而他求已愚是以深歎項公之爲知言漢晉以來治易之師其言猶有可見而於四聖人之意未知其何如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蓋中興焉邵子以先天心學著爲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天地之妙通萬物之情三聖人以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子之圖亦不必求同於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皆所以通乎易者也因卦以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時已不得聞獨賴河南程子親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於三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間哉蓋嘗聞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之跡事物之雜豈待於考索推測而後通之故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於後世學者自有得於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故學易之士於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爲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於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咨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往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以告之於是項公之學上不過於高虛

下不陷於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爲此書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以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精微之道焉其書旣成而朱子歿矣自敘其學皆出於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也是可以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於其說豈徒然哉然而爲是學者自非深求於程朱之說而有所憤悱於缺塞則亦不足以知項氏之功也集之壯歲至好此書每取其說以與朋友講習今淮西廉訪僉事幹君克莊好古博雅學道愛人嘗以禮學貢於有司而不及奏有 旨俾居成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堪者

文宗皇帝臨御開延閣以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之次一時謂之得人持節淮壖至于江上取是書於篋俾齊安郡學刻而廣之蓋歎乎學者之不多見是書也不鄙謂集退老林下庶乎困學之不敢忘俾敘其說焉嗚呼內聖外王之學不明於後世而爲治者以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不無其效至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則何有哉昔邵子有言曰學於里人而盡里人之情學於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於國人而盡國人之情學於古人而盡古人之情學於天地而盡天地之情如此則可以玩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

戴石玉所著三禮序

治親書者廬陵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爲記禮者有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故雜取爾雅儀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釋親二曰宗法三曰服制而親親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讀之而歎曰考之於書帝堯則曰以親九族帝舜則曰察於人倫其命契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然則治天下者思盡人道以成善治豈有出於此乎今布衣韋帶之士坐誦書史慨然思古聖人爲治之道有取於聖經賢傳著而爲書以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夫大學之道其極致在於平天下蓋其素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親之名立內有其序外有其別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立則或昧於一本之立迷於疏戚之辨謬於愛敬之節溺於鄙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其名可謂善矣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先王之制故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以祭則烏在其爲宗乎爲士者猶然况庶人乎是故學者肄其說而傳之可也石玉所謂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說今所敘列先王之法時君之制先儒之說可謂備

矣余竊有慨焉喪服者所以著其哀所以稱其情也世俗淪降不能三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總小功之足察乎雖然君子之爲道也亦教之以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聞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常欲節其過以勉其不及焉則凡石玉之所序者可考而通之以就其可行者矣噫論至於此亦不過肄其說而傳之云耳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爲人上者不有躬行心得之君子孰能與於此哉方今

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以成一王禮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間戴氏復以禮顯不亦偉歟

戒子通錄序

愚嘗聞之人受天之命以生亦猶子之稟父命而行也君子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孝子之從父命而不敢悖事天事親其致一也人之事天而不求於事親則不可以爲人子之事親而不足以事天則不可以爲子是故父命卽天命也同一至公而無私者也然而天不能爲諄諄之誨也知命者觀乎風雨霜露之迹變化消息之故而得之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庶幾奉以周旋者乎故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莫非惟其所

命而順受其正者也事親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夫親之於其子也蓋無不愛焉欲其善良欲其賢智欲其福澤長久而不欲其兇惡愚不肖不欲其困乏斷折其心無有異者語曰厲人生子夜而取火是欲其子之善者至於凡庸盡然况中人以上乎是故愛之至則慮之深知之明則言之切或因其材或因其事或抑其過或勸其不及或正其偏或定其是以啓迪其所未知而增益其所可進雖人品不同而立言遠近淺深頓異要其指歸皆愛其子而已矣天理之公孰有著於此者乎昔靜春劉先生輯凡爲人父者之戒其子言載書傳者以爲戒子通錄意其所以謂之通錄者豈不以天下之爲人父者各以其愛子之心而爲之戒天下之爲人子皆可因其所戒而省念之如聞其父之命親在求諸容色辭氣之接而不能盡也卽此書以充其所未達親歿思其精神志意之微而有不及聞也卽此書以徵其所欲知一語默動息無非受命於其親者矣天理寧有間斷乎集嘗得其書而敬愛之服行之明不敢後也它日至臨川劉氏之族在金溪者多賢俊每出其先世遺書相示僕慨然問之曰戒子通錄亡恙乎有曰倣叔熙者對曰是吾世守以保族者也敢忘之乎集曰子之家顯且二三百載偶然乎蓋又聞之孝弟之順德視犯上作亂之惡

其間之相去甚不相似也而有子推兩端之極於一言之間豫章羅先生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而陳公了翁推致之曰亂臣賊子之起常始於見父母之不是烏乎不受命之害至於如此三君子之言所以有功於萬世名教者也而忽焉者不足以知其言之有功也必有觀乎此書而用力焉則能惕然恐懼而所以盡心於事天事親者矣子盍梓而廣之也倣曰諾明年以成書來告因請題其說云

六書存古辨誤韻譜序

古者以六書教小學是童非已通習六書矣今有皓首而未遑究之者何望於孺子乎秦法學童十七諷籀文九千試八體乃得爲吏書不正者至尙書舉劾之後爲政者不復用此律官府孰與正之哉叔重存說文解字之書於漢陽冰發義中興篆法於唐學者蓋亦希闊矣宋初徐騎省兄弟能倡明其說著爲繫傳有通釋部敘等篇許李之書考辨推充奧深衍博可謂極矣其後若吳興張謙仲著復古編亦號簡要夾漈鄭獻仲大發類例義旨於二十略之一學者可以觸類而長焉至永嘉戴氏父子三世所著六書攷六書之外設疑一條以識不可強通者近世書法之要論也 國朝至元中祕書少監魯人楊桓武子善大小篆所著六書統以詔書刻之尙方多出己意篇

帙浩穰刻梓在尚方學者莫之能究觀焉獨徐氏嘗又以爲古法背俗秉筆操觚者要資檢閱而偏旁奧密不可究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乃令楚金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便於檢討聊存詁訓無恤其他則其爲後學計可謂詳盡今瑞陽學宮亦刊五音韻譜然聲韻所叶乃偏旁之本文學者檢尋未爲省力則未知何爲而作也鄱陽吳正道年五十餘世爲儒家深好篆法旣著六書淵源字旁辨誤又著存古辨誤韻譜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見而喜之親作兩書兩序噫吳公豈輕許可者哉蓋其字旁辨誤之說旣考之諸家而舉其要用功固已深久而韻譜之書徐氏舊作直載其字而已蓋不更加於辨誤而張鄭戴之辨又不得以切韻尋檢是以正道有辨古有存古具見於切韻相從之下視徐氏爲後出而益詳矣惜刊未成書而吳公歿無名公大儒力贊助之故久未克完也往者鶴山魏公嘗以篆法寓諸隸體最爲近古而近時豫章熊先生亦用之吳公又直用篆法而結體加方云耳然學之者無所講貫則寧無差誤爲俗隸媚好反病之乎於此得正道之書則思過半矣且魏晉以來善隸書以名世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爲善書者乎吳興趙公

之書名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真贗吾常以此辨之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磔以爲媚誠妄人矣然則正道之書豈直篆者有益欲爲隸書亦必有取焉是其不可少如此必有博雅君子如吳公之喜之而助趣成之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鄭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尙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奧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爲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傳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爲難知者始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姦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脩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蓋其學

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爲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啓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而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此也然其爲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

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爲說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掇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旣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命德討罪之嚴無以答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寬德輔以是經舉于浙省其歸養也能以胡氏之說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志父詳敘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爲善學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猶有望也至正改元辛巳七月一日雍虞集敘

鄭氏毛詩序

聖門之教人蓋以詩爲學矣孔子說烝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

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以終身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子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於詩也嘗點掇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優游厭飫詠嘆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豈非有得於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於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轍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於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達矣亦有其時也至於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別爲一編存而不廢以待攷辨卽經以求其故自爲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 國家定以爲是然後其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之幼也嘗從詩師得

鄭氏經說以爲大序不出於子夏小序不出於毛公蓋衛宏所爲而康成之爲說如此心竊異之欲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備員勸誦有阿魯灰叔仲自守泉南入朝爲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之分蓋本諸音節之異於比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興之說而爲序者掇拾傅會以愚惑乎後之人鳥獸草木之名天文地理之說或疎或謬非一端也剖析訓詁之舊痛快決裂無復餘蘊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蓋竊感夫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閭交錯而不能通見於一時何哉雖各自爲說而多同者豈非閩多賢人學者老於山林嘗有其說未達於外而兩家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於相謀而有合乎世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幹公克莊常以禮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考官見其博瞻疑不敢取而朝廷知其爲明經之士其僉憲淮西也以項氏易玩辭足補程朱之遺諗于集也序其說而刻之自南行臺而貳閩憲也以爲閩在山海之間豈無名家舊學諮詢之暇思有以表章之予因及鄭氏之詩卽使錄以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略爲我敘之故著其說如此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漈之手筆猶有書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馬公

伯庸延祐未奉 旨閱海貨於泉南觀於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揚歷清要出入臺省席不暇暖未及其志而歿泰定中故太史齊公履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而傳之太史還朝不一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其志二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摹印成市城邑散布中外極乎四海其間亦有謬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以正之而移其工力於博洽有用之說則在於今日矣至正元年辛巳十有一月十日雍虞集序

飛龍亭詩集序

古之言詩者自其民庶深感於先王之澤而有所發焉則謂之風其公卿大夫朝廷宗廟賓客軍旅學校稼穡田獵宴享更唱迭和以鳴太平之盛者則謂之雅飛龍之亭我

文宗皇帝昔游之地也臣民詠歌何有間乎然而中外大小之臣因登覽斯亭而有賦者在是四方遊士與凡民俊秀之覽觀而有賦者亦在乎是大元興萬壽宮住持 勅賜虛白先生陳寶琳既以

旨意作新斯亭又取其風雅編刻于亭下所以繫千載之思者不在斯乎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詩者文之最深而風雅者又詩之盛

者也

文皇帝成功盛德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若其治化之精微思慮之熙廣蓋不勝紀焉然而書諸簡冊者閔不如見於詠歌者之悠長告於神明者嚴不如播諸臣民者之周浹然則所謂飛龍亭詩集者山林畎畝之士不忘其君於無窮者其在斯乎次第成編而虞集爲之序

曹文貞公文集序

我國家龍興朔方金源氏將就亡絕干戈蠶起生民塗炭中州豪傑起於齊魯燕趙之間據要害以禦侮立保障以生聚以北嚮於王師方是時士大夫各趨所依以自存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學人才所歸未有過於東魯者矣

世祖皇帝建元啓祚政事文學之科彬彬然爲 朝廷出者東魯之人居多焉典誥之施於 朝廷文檄之行乎軍旅故實之講乎郊廟赫然有耀於邦家至元大德之間布在臺閣發言盈朝所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顛顛印印者焉集東書游京師猶或望前輩之一二而三四十年以來求文獻於當時邈乎遠哉有不獲見者矣其所存者其爲文章言語之可見者乎故魯郡曹文貞公起于漢泉受業於

野齋李公受知於信齋馬公起自儒官宦游東南揚歷臺省聲譽籍甚每其來至京師集嘗得與清河元公復初汶上曹公子貞諸人有往來之好焉未嘗不嘆其意氣之宏達議論之慷慨而文物之雍容也當

文宗起故老於休致之餘託文儒以風紀之重集時執筆史館而歎慕焉歸田以來歲月逾邁乃從其子南行臺照磨復亨得中臺所命刻文貞諸詩以見示俾識其言焉讀其墓碑謚議慨然千古之隔觀乎張歐蘇之序言又感乎一代之盛衰退不敏其何能贊一辭於其間哉雖然窮鄉陋邦之遠聞天下之偉人而莫之及也獨得其詠歌之緒餘以觀其性情之所在觀其揚歷之所至而知其行事之所著傳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君子將有徵於聖朝文章人物之故其必於此而取之也夫

楊叔能詩序

人之生也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以治乎居處飲食之具外有姻戚州閭之好上有公上貢賦之供固其常也然而氣之所稟也有盈歉時之所遇也有治否而得喪利害休戚吉凶有頓不相似者焉於是處順者則流連光景而不知返不幸而有所嬰拂飢寒之迫憂患

之感死喪疾威之至則嗟痛號呼隨其意之所存言之所發蓋有不能自揜者矣是故有知其然而思去之者則必至於外其身以遺世不與物接求生息於彝倫之外庶幾以無累焉然其爲道則亦人之所難者矣蓋必若聖賢之教有以知其大本之所自出而修其所當爲也事變之來視乎義命而安之則憂患利澤舉無足以動其心則其爲言也舒遲而澹泊闇然而成章是以君子貴之予行四方求之而未之見也又求夫今昔之人有詞章之傳而合乎此者必取而諷之以寄予意焉然而亦鮮矣臨川危太樸與其友豫章楊顯民以其族叔父叔能所爲詩一編以示予觀其所游不過州郡數百里之間觀其所慕則千古高尚之士澹然有餘而不墮於空寂悠然自適而無或出於傷怛迺若蟬蛻汗濁與世略不相干而時和氣清卽凡見聞而自足幾乎古人君子之遺意也哉吾嘗以此求諸昔人之作得四家焉則陶處士王右丞韋蘇州柳子厚其人也蘇州學詩於憔悴之餘子厚精思於竄謫之久然後世慮銷歇得發其過人之才高世之趣於寬閑寂寞之地蓋有懲創困絕而後至於斯也右丞冲澹何愧於昔人然而一旦患難之來遽失所守是有餘於閑逸不足於事變良可嘆也必也大義所存立志不貳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處

士者其知道之言乎雖然言不可以僞發人不可以徒欺千載之下
簡翰之存苟有一人諷詠於一日之間則安所逃乎是故君子尙論
其本也今有讀叔能之詩者譬諸飶芻豢之昏病夏畦之苦而得一
勺之清泉甘露豈不悅乎夫泉之所自出露之所由降尙善求之哉

送危太樸序

臨川危太樸釋書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而爲之
言曰夫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
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一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
以見之者矣况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爲鄉鄉之人多矣列千
里之封以爲國一國之境廣矣合萬邦之土以爲天下天下之體大
矣而士也以一鄉以一國以天下各其何以知之乎邵子曰有百人
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
天下之士必有所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以天下之
士一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見之不亦
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厲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
機者太樸旣得而從之至臨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
爲人師表曰子吳子者太樸又得而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

之士之在夫一鄉者乎而二子者歿世矣宜乎吾子之徬徨適遠而有所求也吾聞諸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矣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太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國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樸而爲之執御焉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余老且病不足以有所適徒將誦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遲子之還可乎

葛生新采蜀詩序

吾聞廬陵之文溪生息繁夥其俗好遠遊不間於稚壯強艾也特其志尙之不齊則執業有懸絕者矣葛生存吾獨曰今天下車書之同往昔莫及吾將歷觀都邑山川之勝人物文章之美使東西南北之人得以周悉而互見焉且夫風物之得以宣通詠歌之易以傳習則莫盛於詩緣古者采詩之說而索求焉乃沿豫章汎彭蠡上九江浮游湘漢之波遂溯三峽至于蜀都而止焉名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數

年得詩六百餘篇歸廬陵將刻而傳之吾鄉之人知予以老病歸田
寓耒耜於江上託生相問勞而保寧賢帥大夫鶴野蕭侯存道又手
爲書使予序夫六百篇者予不敢辭也而生抱數鉅帙欲予有所去
取其間則僕不敢也生往反萬里而得之且諸君之屬生厚矣何敢
有所擇乎集之去鄉久矣親戚故人之別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五
六年一日因生盡得其詞章而諷誦之以詫其門人子弟唯恐不足
豈肯抵玉於昆岡棄珠於合浦者乎生宜無憚於煩也烏乎吾蜀文
學之盛自先漢至於唐宋備載簡冊家傳人誦不可泯滅宋南渡以
來蜀在斗絕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孝之君子冠蓋相望禮樂文物
之懿德行學問之成立功立言卓犖亨暢下至才藝器物之類其見
諸文辭者亦沛然非它州之所能及矣喪亂以還廢軼殆盡集雖嘗
從父師聞一二於千百蓋亦以微矣微而後著當在斯時其有以鳴
乎 國家之盛大者乎生之所采識者有以見其端矣生其亟成書
以西報諸君子乎僕在禁林時嘗與蜀學者史君秉文言將謀築室
滄江故居之上字之曰歸歟天幸不違斯意固將與其故人父兄昆
弟取生之篇而絃歌於其堂也乎生年甚富天下之都會若吾蜀者
何啻八九而兩京又在其上焉生亟成其志勿怠且必有遇合者矣

甘天民詩序

岷山導江合衆小流千源萬派其水盛矣見束於三峽出夷陵而後得衍曼徐行滔滔汨汨至於海而後止蓋自夷陵而始得志焉今夫才智之士懷抱利器鬱鬱不見於用一日如水之出夷陵豈無其時哉豫章甘天民雄於文盛於氣中年僅得爲夷陵學正人或病其地幽僻而天民怡然就官書滿而後去是夷陵者不特水之隘至此而伸安知天民不如水之自夷陵而遂伸乎長風揚帆一日千里吾知天民之利涉大川也故爲作送行詩序昔歐陽子小絀於夷陵而大名在天下後世亦余言之一驗也郡從事有李道濟者嘗與余同在祕閣試以此語訊之

臨川黃氏復姓譜序

臨川黃大明以其高祖冒游氏而不能自歸也始復爲黃氏嘗無子以其弟爲子後知其不可也仍其弟之次更以弟之子爲子而心始安焉自著譜以傳諸子孫而示信於人夫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以爲孝自高祖至于大明之身其爲三年也多矣父子兄弟之間心有所未安必求其安而後已大明其知禮也哉夫異姓不可以爲後弟不可以爲子天理民彝固當然也是以昔者別氏於其族者有之蒙

他人之氏者無也有國者兄歿而弟及有臣子之道焉直以弟爲子者無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蓋出於率情徇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故君子慎之而小人弗之察也是故爲政者因世之有是事也則爲之條制而防閑之卒亦莫之止也若大明者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

送饒則明序

吾聞則明之曾大父神童君幼穎異有大名稍長與主一張先生洽爲友壻於豐城范氏明春秋之學未及顯而歿及則明之父好史學家藏書萬卷內附初散軼無存者乃盡力購求一二十年之間史官之書行于世者掇拾略備爲閣以度之手疏其目以見得書之難則明承世業接見聞於父兄材可以適當世之用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曰吾郡世爲儒者有婁氏饒氏皆有鄒魯之質行學術雅正守醇謹而不變然未甚顯於世近年婁氏稍有仕進者而饒氏猶遲之其在則明可以仕矣今則明除韶州儒學正將之官吳公之言驗而不及見之矣乃求贈言於予噫昔者夫子嘗使漆雕開仕矣使之仕必可仕者也吳公許則明以可仕其必有所試哉夫春秋道各分實盡性之書也分之上下弗辨則民志不定亂之所由生也必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分立則王道行矣此教之大者也夫古今治亂之迹不攷則無以極事理之變通又史學之不可不講也則明持其家學而佐其長以爲教焉信乎其可仕矣窮鄉下邑無良師畏友以相發明君子憂之而爲之計則明所持以往者如此尙何疑哉昔唐相國曲江公實生是邦人材之出初無方所則明毋忽而薄之也今曲江宰長沙趙君故信國諸孫於予有世契試出此而共詳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二

歸田藁六

雍虞集伯生

序

送太平文學黃敬則之官序

至元甲申之歲集從先人始來僑臨川之崇仁時內附未久淄萊李忠愍公方領其軍定江右鎮豫章鹿泉賈公以文臣爲使奉詔分閩綏撫其士民思有以畏服衆志而安定之起文雅通練之士知名一時者以慰民望故宋進士之在崇仁者猶十數人衣冠甚偉獨宗正寺簿思梅黃公爲諸公一起爲之賓客氣象論議多所感發旣而河東劉公伯宣來爲按察使與其同列具書幣遣使者禮延公於洪學親聽其講說焉劉公則許文正公高第弟子經學節行方正嚴重其爲此舉也風厲激昂四方聳然歲丙戌寺簿公歿忠愍元子龍川公以世家仍鎮其部歷階省府賈公劉公子弟之往來于洪者皆以其先志求寺簿之子浮山君開館塾而禮貌之中山趙公樸隱持節再至與君處無一日之舍而李氏之子孫至再世皆稱門生弟子君之生平客授之日多於居家矣龍川以平章留樞筭嘗與翰林集賢薦君而僅一拜文學之命而君不屑也使其子仕爲學官則敬則也

敬則自浮梁改遷太平需次者五六年恬然以居略無躁急之意是以學者稱焉仍改至元之五年孟夏之吉敬則來告曰有人自太平來趣治其學事求一言之贈焉集爲席與坐而告之曰

世祖皇帝以天兵臨鄂渚之歲歲在己未我先尚書解組永州道過崇仁爲姻戚少留始識寺簿公寺簿公登進士第時實寓我尚書臨安之別第而我先參政少寺簿公十歲甲申之來得相從者三稔焉我先人浮湛田野簞瓢屢空不計聞達浮山君友道崇篤每爲諸侯大夫稱誦之趙國董忠宣公之延敬先人則君與清河元文敏公實啓之也及忠宣還朝先人卽歸田舍浮山君亦漸倦游相處東西家講學修行無食頃不相求始終無間言人以爲有古君子之風矣延祐己未先人卽世浮山君年已六十視集少有十三年待之若稚弟焉及集再召還朝而君歿矣旣老而歸君已不可復見賴敬則之家居也時有過從之樂今出而服官政集得無言乎集嘗聞諸鄉之遺老云敬則曾大父梅窗先生方盛年富文史教授近郊之巨室中夜有求見魯男子者先生絕袖扶闕而走失道墮巨浸中衣絺水柳而止聞有人聲相呼者云此人子登科謹護之且乃得解而歸家人怪問之不答也而館人或歎其事而泄之後三年丙申而寺簿

公生造物之報卓行君子昭昭如此可不懼乎可不敬乎今內附且七十年寺簿公之名德雅望浮山君之清才懿學再世積累溉被其子孫充碩威大方殷而未央也可不知所自乎夫善必積而後成非必一事而可責報於天也然而一念之烈其發之不可遏若是此孟氏之論學所貴乎擴而充之者也吾敬則橫經於其堂以其祖父之所教而教人者余豈足以盡知之至於善端之發確持而不變勇行而不絀者尙有以廣君子之澤哉子行矣余待子於蓬蓽之下三年而歸有以爲告焉采石之上有我先忠肅公遺廟在故人覃懷薛公超吾守郡時爲起斷碑於草莽而植之誼不可忘也集過祠下又已六七年子弟之至者亦一二年矣敬則經行幸爲集省其庭柏階草焉

國朝風雅序

夫欲觀於國家聲文之盛莫善於詩矣類而求焉是爲得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於中國心會意識如身在其時而親見其人蓋以此耳梁昭明著文選其詩不必出於一時之作一人之手徒以文辭之善惟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間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以爲學則已微矣河汾君子有意於續經漢魏之詩

殆必有取然而其書不傳蓋非偶然也蓋嘗聞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自從刪後更無詩蓋知聖人之意爾昔者盛時學道之君子德業盛大發爲言詩光著深遠其小人蒙被德澤風行草偃變化融液莫或間焉此所以一言可蔽之曰思無邪也此所以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以刪後之無詩也 國朝之初故金進士太原元好問著中州集於野史之亭蓋傷夫百十年間中州板蕩人物凋謝文章不概見於世始因錄詩傳其人之梗概君子固有深閔其心矣我國家奄有萬方三光五岳之氣全淳古醇厚之風立異人間出文物粲然雖古昔何以加焉是以好事君子多所采拾於文章以爲一代之偉觀者矣然而山林之士或不足以盡見之百年以來詩文之輯錄蓋多有之然雖多不足以盡其文或約而不足以盡其意亦其勢然也監察御史前進士燕人宋褰顯夫在史館多暇其所會粹開國以來辭章之善多至數十大篇自草野之所傳誦亦皆載焉庶幾可以爲博而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得盡見之病矣建陽蔣易師文著國朝文雅三十卷而以保定劉靜脩先生爲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以雜編三卷庶乎其有意焉嗟夫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爲中

州諸君子之冠而許公佐

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誣哉若師文者其可以與言詩也夫十卷以上諸賢皆已去世而全集尙有可攷載如臨川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於詩者太山一豪芒也窮鄉晚進尙繇是而推求之乎十一卷以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君子之爲學苟不肯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竊以爲未可詎止於斯也至於僕也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用老而歸休退而求其在己者尙慊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足以廁於諸賢之間哉亟除而去之則區區之幸也至元己卯七月三日雍虞集書

送墨莊劉叔熙遠游序

元統甲戌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從清江墨莊劉氏賢子孫之分居金谿者得見其先世遺墨遺事與羣賢交游之翰墨蓋三嘆其文獻之懿久遠而能使人不忘也其後叔熙氏歲登華蓋山必及予門予嘗與叔熙論其家書因及靜春戒子通錄實有助於名教恨其書不大傳叔熙曰諾有家藏舊本當刻而傳之一年而書成宗族鄉黨受而讀之遠近學者願得之臺省有知其書不遠千里使人求之信乎錫類之不匱也叔熙又謂予言族人諸父昆弟願合其財力先取公是

公非兩先生之文而刻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脫將訪而足成之故緩他日叔熙又及予門以自清江至金谿族譜及侍讀以來所與歐陽公王荊公眉山蘇公昆弟南豐曾子固諸家之書與劉氏相關者及并靜春與諸子所往復備錄爲凡三巨編受言誦之慨思古人之不可復見也予早辭親游京師館授以爲業每懼夫於道未有聞也至於古今記載各物制度之類又皆空疎不足以酬應觀於昔者斯文之盛有歐王蘇曾度越前代而侍讀公兄弟父子博學洽聞森然參著於其間聲望略等何其盛哉故予每執筆茫然博雅之士未嘗不歎息劉氏於二百年之上也往者承乏事

文宗皇帝於延閣清燕之暇由賜延對訪問故實著述文字幾無虛日於是時也則前日所愧於是益深承 詔讀進士對策於殿廬得劉性粹衷劉聞聞庭諸君之文而奏之後知其賜官廬陵臨江因告以其說而囑之曰劉氏之書惟春秋易林及三傳權衡刻本在學官而所著傳尙闕其他成書者猶十七八種惟西漢書注或附見於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傳寫讀之其餘蓋罕傳焉而靜春氏等諸著述未暇數也宜訪而廣之二年前聞庭刻小傳於臨江粹衷刻弟子記於旌德皆摹寄以屬饜予之嗜焉因其貳與叔熙叔熙歸讀而告

曰與家藏本無異也故家子孫若叔熙氏之拳拳於先世草茅俗陋其可以少愧乎哉

世祖皇帝時既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上甚善之命史官修遼宋金史時未遑也至

仁宗時屢嘗以爲言是時予方在奉常嘗因會議 廷中而言諸朝曰三史文書闕略遼金爲甚故老且盡後之賢者見聞亦且不及不於今時爲之恐無以稱上意典領大官是其言而亦有所未建也天曆至順之間屢詔史館趣爲之而予別領書局未奏故未及承命間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互以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爲書各盡其言而覈實之使其事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以俟來者諸公頗以爲然然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而又得劉公之博洽以資之蓋未易能有成也予聞前輩言渡江後眉山李公仁父就蜀置局著宋通鑑長編而北兵卒至盡亡其書走至東南多追憶以成書凡數百卷是可以追及劉氏者歟宋晚禮部尙書王公伯厚最彊記而我從大父祕監公與之齊名予不及見王公祕監公蒙世祖特起之任以輿地之事今其書在祕省予幼時得豫章布衣孫

□吾每得書覽記之不忘又能參錯攷定非是每有問必舉之終其

篇蜀人范大治亦善記嘗言幼在蜀從予先世得盡見六經緯時爲予讀一篇予時尙小不能通其說時范已七十餘矣其後同朝友侍講四明袁公伯長蓋學於王氏得其記言之要而泰定執政東平王公繼學見書輒記無復再覽領政事省朝省吏牘過目無所遺皆異材也然今惟王公在耳此予之所親見者也 朝廷必欲成一代之言不有如此數君子者其克有濟乎戊寅春叔熙來告別云將游觀乎燕趙齊魯晉宋之郊予曰善哉子之遊乎慎毋苟然也觀夫山川之形勝封域之離合考古人之遺迹風氣之變通習俗之升降文史之遺闕皆子家學之能事也以子之清通明敏因以肆其問學而資其見聞今

聖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濟濟之彥詎可遺吾叔熙者乎

送李仲永游孔林序

章甫逢掖之士視魯孔林如支庶流裔觀於父母宗子之家孰不以爲歸往瞻仰之地乎 國家混一以來有欲觀夫徂徠之松新甫之柏瞻龜山之雲泳沂上之風者川有舟船陸有車馬不待贏糧計日而可至視前代分裂隔亂之世欲往而不可得則其游豈不快哉然

以布衣陋巷窮居終日坐誦書史安於閭里之近無其志者有之矣
桑弧蓬矢有四方之志而力不足以充之者有之矣有其志有其力
或仰事俯育供給公上之類又足以累之無其時者有之矣予年垂
七十數經濟泗之間每以王事有程不獲伸闕里之敬歸老臨川自
意無復是行李遠仲永視予年僅將半之有其志有其財有其時欲
爲孔林之遊其行矣哉毋因循毋簡慢毋退志爲它日有予之悔者
也嗚呼昔楊中立先生自程門歸叔子歎曰吾道南矣旣而宋失中
原而南渡然道統之傳自楊氏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乃得朱子其
傳諸胡氏者得張宣公是諸君子之學宛有端緒身不心親觀乎靈
光之遺而親聆乎金絲之音也其望聖人於千載之上若親炙之不
可誣也然則學者之求乎聖賢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仲永之先
侍郎公實爲朱張二子所稱道議論名節見諸文章仲永尙論先世
其亦有所聞也乎然則仲永歸而求諸者旣如此今往而游觀之者
又如彼予安得不快其游乎

易南甫詩序

詩三百篇之後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以降作者代出
制作之體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有聲律對偶之巧推其前而別

之曰古賦古賦詩有樂歌可以被之樂府其後也轉爲新聲豪於才者故爲歌行之肆長於情者變爲傷淫之極則又推其前者而別之曰古樂府時非一時人非一人古近之體不一今欲以一人之手成一編之文合備諸體而皆合作各臻其妙不亦難乎高安易君南甫示予以賦若詩一編盡具詩賦諸體不蹈流俗有爲而作辭不苟造蓋聞南甫之居則康樂之故地謝公之所封而嘗游者也林泉之曰長山水之興足有得於昔人之流風餘韻是以能然也哉今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浸或爲驚濤巨浪之壯或爲平波漫流之閑一窪之盈一曲之勝其所寓不相似而各有可觀者焉以水之同出一源故也善賦之君子又以其非常之才有餘之興隨所遇而有作焉何患乎衆體之不皆妙也固哉予昔之言詩乎蘇子由言其兄子瞻平生無嗜好以圖史爲苑囿文章爲鼓吹老亦棄去顧獨好爲詩耳嗟夫子豈敢擬於古之人哉會有耳目之疾有園囿而無所游觀有鼓吹而不能以自樂而心思凋耗亦不復能詩徒使弟子誦昔賢今人之詩以自娛焉南甫之所以惠我者多矣然南甫之意豈徒然哉予之少也亦嘗執筆而學焉聞諸同志曰性其完也情其通也學其資也才其能也氣其充也識其決也則將與造物者同爲變化不測於無窮

焉詩賦云乎哉斯言也南甫以爲有可採乎

臨川晏氏家譜序

臨川逍遙峯福勝院主僧師吉以所脩晏元獻公家譜相示深歎其以爲委身於釋氏而不忍忘先世之疏闊因以族兄某得其譜系而敘錄焉按其譜自師吉上距於元獻八世距尙書公六世蓋元獻公九子尙書則第八子之子尙書六十三而歿而尙書之子生三歲而孤是以師吉之系歷三百年而才八世云爾宋之南渡秦檜專政誤國胡公邦衡慷慨一疏當時偉之至今讀者猶憤發有生氣豈知尙書之疏尤深切著明憂思治法無不畢備世臣之言固當然乎而學者鮮得見之然則國史有尙書之傳今又幸於私記敘譜而見之也君子之言其不可泯也如此乎余昔待罪

國史嘗以職事求於先

宋之故家遺記得燕山寶公儼賈公昌朝之後人皆爲貴官於國朝傳系可徵而譜牒遺逸矣最後得閩中陳丞相堯咨兄弟諸孫之留居鄭州者子孫之分居東平曰某爲御史來求先塋碑而得其譜之略故宋盛時若呂申公韓魏公富鄭公會魯公司馬溫公桐木韓家子孫南渡後仕宦功業猶可攷見內附以來邈乎無所聞於四方聞曾氏有子孫在泉南數十年前北方曾氏有仕於南臺者至泉

南以世嗣求拜其家廟者慶曆從官莆田陳氏之裔孫旅爲余云而今亦不可攷之矣及余歸僑臨川郡之大族樂侍郎史後人尙多而未嘗見其譜王荊公子孫四十年前在金陵嘗見一二人今祠下亦有一二人耳而晏氏之子孫莫盛於尙書八世之後乃有去爲釋氏若師吉者凜然思其宗家緝累其家世行事歲月如此賢者之傳固當有見於後世矣又聞王岐公子孫有官撫州而留居者其孫卒於外孫李氏家又得桐木韓氏之譜於其諸孫之留居臨川者南澗公爲之序者也故家之子孫數世之後雖隆替不可知余於晏氏之譜有不勝感歎者矣思古人於既往望喬木而遐思故書此而歸之前史官虞集書

葉宋英自度曲譜序

詩三百篇皆可被之絃歌或曰雅頌施之宗廟朝廷關雎麟趾爲房中之樂則是矣桑間濮上之音將何所用之哉噫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未有出乎六律五音七均而可以成聲者古者子生師出皆吹律以占之蓋其進反之間疏數之節細微之辨君子審之是故鄭衛之音特其發於情措諸辭有不善爾聲必依律而後和則無以異也後世雅樂黃鐘之寸卒無定說今之俗樂視夫以夾鍾爲律本者

其聲之哀怨淫蕩又當何如哉近世士大夫號稱能樂府者皆依樂舊譜做音平仄綴緝成章徒諧俚耳則可乃若文章之高者又皆率意爲之不可叶諸律不顧也太常樂工知以管定譜而撰詞實腔又皆鄙俚亦無足取求如三百篇之皆可絃歌其可得乎臨川葉宋英子少年時識之觀其所自度曲皆有傳授音節諧婉而其詞華則有周邦彥姜夔之流風餘韻心甚愛之蓋未及與之講也及忝在朝列與聞制作之事思得宋英其人本雅以訓俗而去世久矣不可復得老歸臨川之上因其子得見其遺書十數篇皆有可觀者焉俯仰疇昔爲之增慨序其端而歸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二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faint and difficult to read due to the image quality and bleed-through.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三

歸田藁七

雍虞集伯生

序

廬陵劉桂隱存藁序

昔者廬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洽之朝涵淳茹和作爲文章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醲郁前後千百年人與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蘇子瞻以不世之才起於西蜀英邁雄偉亦前世之所未有南豐曾子固博考經傳知道脩己伊洛之學未顯于世而道說古今反覆世變已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然蘇氏之於歐公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子固之言曰今未知公之難遇也後千百世思欲見公而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二君子之所以心悅誠服於公者返而觀其所存至於歐公則闔然而無迹淵然而有容挹之而無盡者乎三公之迹熄而宋亦南渡矣乾淳之間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益公之溫雅近出於廬陵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於經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間者其鋒亦未易嬰也文運隨時而中興概可見焉然子竊觀之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以一

藝而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無不當本治而未修領挈而裔委所謂立德立言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得焉則蘇曾二子望歐公而不可見者豈不安然有措足之地超然有造極之時乎而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辭之喪志而經學文藝判爲專門士風頹弊於科舉之業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汨沒於其間而馳騁凌厲以自表者已爲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困於戎馬風聲氣習多有得於蘇氏之遺其爲文亦曼衍而浩博矣

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渾之氣以爲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爲言不盡同於古人而伉健雄偉何可及也繼而作者豈不瞭然其後矣乎當是時南方新附江鄉之間逢掖縉紳之士以其抱負之非常幽遠而未見知則折其奇傑之氣以爲高深危險之語視彼靡靡混混則有間矣然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聞風而倣倣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興表表應時而出者豈乏其人然亦循習成弊至於驟廢驟復者則亦有以致之者然與於是執筆者膚淺則無所明於理蹇澀則無所昌其辭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陳腐強自高者惟旁竊於異端斯文斯道所以可爲長太息者嘗

在於此也往年集承乏禁林陪諸公奉詔讀進士之策於南士首得
劉性粹中而奏之嘗與論及此事後十年遇于集雲峯下又嘗及之
而思見乎有以相發者又後二年以書來告曰我鄉先生劉桂翁氏
有學有行文章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其書滿家
而遠方無盡知之者因以得先生之書焉集執書而歎曰予知之舊
矣而未獲盡與之游也先生之言曰弱冠時猶及接故宋之遺老既
內附猶用力於已廢不用之賦論視儕輩無己及者及

國家以進士取人未能忘情於斯世乃益究乎名物度數之故註箋
訓釋之辭以從當時之所爲而志大言高不爲有司識察又十年乃
爲古學而用意於歐陽子焉四方之求文者隨而應之不知其沛然
而無窮也此雖先生之謙辭要其大概不我欺也嗟夫以文應時者
雖有古今所取以爲文者古今無有異也以高才博識專業而肆志
求諸昔之人者五六十其應於今者合否不足論也吾故曰山林
之日長得以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則有以達其智之所及知
其背於塗轍之正者卽有所不爲知其可以傳諸方來者則言之而
無隱論古今成敗無所蹈襲而出人意表觀乎瀧岡之麓青原之波
不亦善於達本而溯源者乎集故極道夫歐陽子之所未易知而善

乎先生之有以知之而輒及於予之所欲求知於歐陽子者而著之篇也先生之文凡若干卷詩若干卷已刻雜著記序銘說等若干卷方將刻焉而先生耳聰目明心識精敏出其所新得以爲言者猶未有止也僕小於先生四歲相望不遠安敢以齒髮之不足而自棄於先生乎姑書此附諸篇末使觀先生之文者或有取於區區之言而有所感發也夫

曹士開漢泉漫藁序

某蚤歲游京師得見 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魯大儒君子也氣象舒徐而嚴雅文章豐博而蔓衍從而詠之不足以知其深廣極其所至不足以究其津涯此豈非龜蒙徂徠之間元氣之充碩以發揮一代斯文之盛者乎老而退伏於山林想見其風采聽聞其聲效漠然其不可得者久矣曹君復亨以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刻本所謂漢泉漫藁并續藁見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能無百世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觀以書相示曰是藁也御史府請諸 朝廷而刻諸學宮者也民間未易多得請約其篇目小爲字而刻諸家塾以遺子孫而傳諸同志嗟夫爲人子弟拳拳先世之書自非知爲學之道者不能也前集之序有之公之平生詩文當不止此門生故吏尙博採而

附益之蓋名言也且夫千江之波其水同原也千枝之秀其木同本也卽一波一葉可以求水木之本原凡水凡葉衍沃敷腴者皆此原此本之所發揮不可選也豈得有所去取於其間哉是以得書以來旬日傍徨而不能對然而初得漫藁續藁時有從游臨川李本伯宗者借讀而三嘆焉以爲三百篇中夫子獨取秉彝好德之章以爲知道蓋非學問則不足以得其性情之正未可以言詩也其次則如唐杜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可以觀時政而論治道也流連光景云乎哉於是輯其學問之所陳政事之所繫別錄之蓋得百數十篇取而觀之非無意於斯文者輒錄其目以爲記其爲說蓋亦在所取乎姑敘其說如此云耳至正元年辛巳四月十五日虞某敘

陳文肅公秋岡詩集序

大夫君子所以有譽於天下而垂名於方來者必有及人之政傳世之文是故騷人勝客和墨濡翰以自悅於花竹之間欣歎怨適留連光景非不流傳於一時然於治政無所關繫於名教無所裨補久而去之亦遂湮沒而已何足算哉乃若受命天子臨蒞斯民禁姦慝消禍暴撫善良紓困厄防微杜漸於不言之先救弊塞遺於將蠱之際而懷恩服義者衆卓然有聞宜無不傳者矣及其遠也幼者漸壯

而不及知壯者日老而不復記老者既往而不復追遂使有志有爲之盛績竟墮於無聞無知則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者夫是以無長歌之紆徐短詠之激烈無以陳說其志意而感動其性情使夫人者手無可披之編口無可吟之藝於是聲光風彩不能使人有所欣慕而感發於無窮者良可惜哉所以立行立言之不可偏廢也如此昔世祖皇帝方混一東南之時遺老哲人建大事出大議功名各已成就故僉省尙書秋岡先生陳文肅公自潛邸之舊侍書省戶畫諾翰屏閱歷之久已專城千里於河山之間矣東南新歸版圖各都巨邦佳山勝水遺宮壞苑江花庭草皆在所視履也區區亡國保禦之所經營其形勢未盡剗削消磨也新附之人救死扶傷於田里閭閻者疾痛呻吟未盡休息也新政未孚聚斂刻薄之說得行而

皇上之恩德未浹於遐陬也拘曲文史形格勢禁而縉紳大人雅歌投壺雍容整暇示人以寬裕忠厚之德意者未足以風動四方也山川能說升高能賦苟無其人則何以哉

天子於此時寧輟公於論思之親密而使往來於江海之上其旨亦深矣哉公以政事之餘歌詠迭作有風雅之義焉公開朗豈第衣冠偉如人望之如神明已神銷而氣化矣窮陋僻遠有不得見者聞其

片言隻字之傳大有所感發所係豈輕也哉然公平生文章之出沛如泉源之發揮而波瀾之無津譬如風雲之變化而舒卷之無跡逸興所發無復留藁是以素無成編今公之孫廣東廉訪使允文其副憲江東江西則公治郡之所在而英節之所樹也至若金陵錢塘維揚凡公昔時惠澤風化之所及者公孫之觀風問俗亦皆至焉然後公之詩文得於門生故吏之所誦習學士大夫之所傳寫官寺民舍之所題識當時名公鉅卿家倡酬寄贈之所往來隨所得而輯錄之得古律五七言及古樂府等若干篇增益家藏之所未備親自校讎授梓而藏之故家舊人之聞孫博雅有識可謂知所重輕先後者矣公孫既不以集之不肖早嘗望公於下風俾執筆書公遺事於神道此編之成又使集附註其說使得而讀之者庶有所發焉廉使忠厚而簡易清慎而剛介所至爲治不事苛文有法外意是以風操之所感發者非庸俗固陋之所知也然自歷中臺久在江湖之上今又奉宣至意省察疲氓於炎荒之表而不辭者豈有他哉廉使之爲治皆文肅之貽則而

聖天子之所以期於廉使者其亦

世祖皇帝之所以待文肅之意歟至正元年五月甲子虞集序

李梅亭續類彙序

梅亭續類彙三十卷者故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臨川李公諱劉字公甫之文梅亭公自號而穆陵書以賜之者也先有梅亭類彙三十卷其家既餒梓而傳之及內附國朝公之孫峻掇拾遺書而彙次之又得三十卷曰續彙既成帙而歿後三十年峻之子積力不及其前人時猶欲節約次第勉力以成其志而求予敘其事云若積之所爲猶有前代惓惓文獻之餘意蓋亦可念可稱者矣若夫乍起乍滅於尋丈之間俄忽之頃者豈復知此之爲重乎按龍圖趙公汝騰作公墓志公初有語纂閉戶錄理語書成皆燬于火然則續彙者亦公既貴之所著也夫公之在朝兩爲中書舍人三入翰林直學士院故內外制最多而喬行簡李宗勉史嵩之三相之制尤爲世所稱道公始入蜀佐制司幕府先曾大父滄江府君時參議制司及行邊興元實與公偕軍事之畫諾文章之往來極相愛重二氏家集互可考見其再入蜀也歷守榮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賣茶買馬等司凡八印軍府僚佐各稟教令條治無不得所公之從容于政又有如此者當是時公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近時或散失民間予猶見什百於一二追憶吾蜀父老之言而歎

其烜赫者矣且公之文光采博瞻文學之士莫不欲盡見以快其心目何待於區區末學而贊于一言乎而不敢違積之請者考公之遺書而竊有感焉嘗辨先丞相雍公采石事以爲史書但言采石之功虞某與焉蓋當時繆史有所佞也不亦欺天罔人乎又云魏文靖公了翁所著滄江府君墓誌言其學問行業可爲至論而隱德潛美猶多逸遺嘗欲敘次同行軍秦隴時勝敗大概而不及爲也先雍公之事著在國史炳如丹青千載不可誣而滄江府君經理蜀事有丞相之風而卒不得志於時帥多所遺恨其行事雖有可考二百年來山川邈悠陳迹無一可見予嘗使涉其境瞻望悽愴豈復可思耶緬懷故鄉是以不能忘情於公之言也故爲積書之如此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五月甲申雍虞某書

送楊生序

豫章隱士楊君顯民至予舍有麗澤之樂焉蓋嘗相與三歎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充達而無外而非固其形氣之私以貪生也與聖人同其心悠久而無窮而非局於意識之鑿以執一也故嘗觀於日晝之存而忽忽失於應酬之時者多矣又嘗觀於嚮晦之息而汨汨謬於夢寐之交者又多矣然則此心之神明此體之限量烏能充

達至於純一者乎他日其子原自吳郡還予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
原曰有神醫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以爲可教而謂之曰吾之
學嘗於中和之交靜虛以待知一身之氣來會而覺其散還也然後
教之以脈絡之所經井穴之所在識之於己身而無不熟然後以之
察乎人之病者中於何經起於何所攻刺摩治而去之蓋非常醫之
所能也又將往而受業焉予曰善哉子行矣君子學聖人之道而行
之而有所弗得焉則學乎其道者必有所差矣法乎天地之運而有
所弗合者則其所以行之者必有所不同矣學焉而無所得行焉而
無不同然後推吾之所有而以治乎人達乎天下所謂執柯伐柯其
則不遠者也予誦其言略有合於予與顯民所談者故書以示之

楊賢可詩序

士大夫學於家業成則國家取而用之古之道也然業成而未用於
世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情才思寓諸吟詠見諸議論而已
及出而見用則凡行事者卽前日之吟詠議論者也說詩者引古人
之語謂可以爲大夫者九事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其二也非其胸次
素定一日起而行之其何以哉始予在奉常賢可登進士第蓋嘗見
之於瓊林粉署之間英英乎其丰采也濯濯乎其容色也浩浩乎其

神氣也秩秩乎其經畫也後二十年予自禁苑歸相見江上時宜黃之政告成蒼顏映照有憂深思遠之意焉臥疴山中聞其佐郡臨川以職事行縣又得見之卓然明斷千里紀綱益又以見儒者之效焉既而乃得見其初歲及登科後諸詩藁歎曰非能賦能說之大夫乎噫

仁皇帝之取士也集嘗聞諸近臣云上每曰進士中得一范仲淹亦足副吾意明聖之心於戲遠哉首科最爲得人御史中丞馬伯庸侍御史張夢臣侍講歐陽原功與諸君子皆赫然有稱於當世吾賢可所居位雖差若未及然治縣佐郡實有以及人所至未易及也追蹤數賢豈晚乎哉詩中佳句劉養吾之讚盡之若曰推其賦詠之磊落而見諸行事之明敏則引而未發故以書其後云

礪谷居愧藁序

礪谷居愧藁者崇仁先正粹齋先生李公所著詩也公諱進字野翁生宋嘉定十四年辛巳淳祐四年甲辰留夢炎榜登進士第仕至朝奉郎福建運管而宋亡隱居縣東門之外種瓜植菊以終其身題其舍曰礪谷居所謂愧藁者自命其詩集之名也歲在甲申先君自嶺海北還至于茲邑嘗攜集拜公床下峨冠褒衣意度閒雅故國之遺

風儼如也集出仕而歸省公已去世而磻谷之花木猶有存者及老而歸宿草夕露拱木悲風不勝其悽然者矣公甥游紹雅集牛角與之游今亦八十矣乃出此藁相示公所改定具在集得而諷焉蓋宋人尚進士業詩道寥落及入官又有不暇及者而南渡以來若陳簡齋參政放翁陸公誠齋楊公擅名當世及其季年若曾蒼山趙東林蓋有追求作者之意而公詩真率調暢簡散深至兼諸子之長焉至其暮年之作深有樂天知命安於所遇者可謂感慨係之矣卷中有送虞連州詩爲我大父尚書公作者也然則尚論事契蓋有徵焉紹雅欲集識其後謹識而歸諸游氏云

送楊拱辰序

有詩

廬陵楊拱辰自金陵歸道過臨川之上而告予曰建炎初金兵犯建康守臣降我五世祖父以郡倅死之郡人收而葬諸南門之外明年朝廷旌其節贈直祕閣又贈徽猷閣待制謚忠襄立廟墓側官二子賜田廬陵子孫世守之乃改至元之二年始克往拜墓下蓋自國朝以來前代忠臣之在祀典者有司嘗以詔書祠之而廟旁之父老猶能相傳其遺事稱道之猶感憤有生氣護戒其墓道樵牧無敢至者知拱辰是其曾孫特相慰撫顧廟貌古老宜少加葺規再往而

經營焉明年春且東行故爲詩以送之曰一襟寒碧忠臣血二百餘年翳草萊故國丘墟遺廟在荒城霜露遠孫來黃鸝碧草無時盡白日青天後死哀亦有先祠臨采石每曾揮淚擢船回蓋予先丞相忠肅公亦賜英烈廟于采石廟久不存而祠堂在廣濟寺子孫往來江上必省拜題壁以識廟有兩碑一碑斷爲隣觀女道士所取嘗使族人求之不可得一碑仆前當塗守覃懷薛公超吾起而樹之其高義如此故併及之必有聞風而起者拱辰其往哉

新喻州丁士英舉遺逸序

國家舉遺逸之士集得於見聞若保定劉夢吉先生數聘之至爲太子贊善終不起許州趙□自隱士起官至一品京兆蕭欒臨川吳先生皆至二品其學術德業之足以樹立有益於人之國者士大夫知之無所容私言於其間也近歲汴梁吳彥暉起家待制猶未肯一出朝廷之待遺逸遺逸之自重蓋如此今仕者布在班列以千萬數計崇卑於分寸之間亦獨何心哉

聖天子思廣先朝之意幸嘉惠山林特降 明詔使有司舉遺逸御史部使者得察而上之其所以敦尙風節抑僥倖義至正恩至渥也愚也退在田里游士過客不及其門無所知於外事伏而聽之未聞

有舉者蓋必有之而未之聞耳新喻守李侯仲英奇節之士也周察於其鄉得丁士英氏以應 詔吾聞丁氏於其邦世脩進士之業故宋科第盛時兄弟八人同時六人舉進士其二人又特奏名子孫世科不絕自歸國朝猶守其家學士英既罷舉教授其鄉族而其家子弟尤能文邦號多士蓋難爲賢而士英以明爽卓異見稱誠可尙者哉夫士君子知守經學行藝則不必求知於人非有高識泛然不足人亦何從知之有司之吏租賦刑獄期會文書承奉上官不以私意累其心者猶不暇薦士况念慮紛擾患得患失於豪厘之間者其暇念及於邑士以答 明詔於萬里之外一州之小乎故書之以爲序是以喻之舉士不可以不記

洛陽楊氏族譜序

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兼勸農事楊益以書抵臨川告諸前史官虞集曰昔忝同朝俱扈從上都嘗以洛陽先塋之碑爲請亦旣大書而深刻之矣又慮夫子孫之南北宦游不能以時至墓下乃書爲譜錄梓摹之子孫勝衣以上各受簡而藏之雖遠且久不忘其初而他族無以間之也或千百里之外數十年之間適然相遇各出本而求之昭穆長幼之序不亂也一本之初不失也請爲之序云洛陽之楊由

金中京酒使某壬辰兵北渡沒兵中中京生某舉家避地平陽事定還洛脩舊塋而定居焉紫陽楊先生奐然爲河南轉運使辟爲幕官生南陽府判官某子四人益某某益歷憲司御史南行臺御史除廣西憲司經歷任奉訓大夫護聖營繕司大使日贈南陽公爲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洛陽縣男轉朝列大夫戶部員外郎再贈朝列大夫自禮部升祕書少監自飛騎尉加賜騎都尉自洛陽進封弘農郡伯益出守南雄官嘉議當封二代三贈南陽公爲嘉議大夫刑部尙書上輕車都尉弘農郡侯而南陽之父某贈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輕車都尉弘農郡侯而昆弟子孫姓名以次序列於譜云按楊氏自唐叔虞爲諸侯後世有爲大夫食采於楊而受氏漢初赤泉侯喜著見于史及三世四公以名節盛德世承清白子孫遂以衆多而皆望華陰矣其後族人益蕃遂有四院之譜所謂華陰閩蜀浙者也洛陽去華陰爲至近或者洛陽之族其華陰之裔乎洛陽之族遭時喪亂死徙北方而卒能自歸於先塋之次豈無天意乎再世封弘農而益有民社之寄別族爲譜自中京君始以其所可知者而言之所以信於其後世子孫者也故爲書其端云

送常伯昂序

古者仕不出其鄉去鄉國而遠出者其爲使於四方者乎使事畢而還歸無歲月之淹父兄親戚之久違也今則不然薄海內外皆吾

聖天子之疆宇雖嶺海之極際相去萬里殆若戶庭然宜其腹心之所寄耳目之所託氣脈通貫情意孚浹癢疴疾痛無不畢達綏緝嫗煦無不覃及是以仕者不知其遠焉且爲之士者脩學於己於用無不周受命于天於行無不可彼惴惴不肯出戶限逐逐求龍斷之登者亦豈君子之志哉常伯昂氏幼從其父自中州仕於江鄉頌詩讀書脩然一室不妄交接父之仕國衆人或不識其面而名士大夫則識之稍起受郡府之推擇治其文書雖非所好而守身徇道信於上下苟有可以及人者從容視護不使上有失而下有怨焉此可望之賢也去年明御史知其爲人而薦之觀風於江右者又皆以爲然將資用於幕府而廣海之濱以乏才爲請奉檄云邁略無不足之意非知學者能如是乎吾聞遠近海島之人參錯奔走以貨交於中國者南海一都會爲之喉衿焉富庶淆雜亦非他郡之所能及則容有櫛芽櫂槍之生治之之方平易則足以得其心明慎則足以察其隱整齊法度而無所暴則足以防其微別白是非而無所私則足以辨其慝從其欲則易肆拂其願則易狂幾微之間豪髮千里權度之則以

簡御煩豈有外於腹心耳目者乎簡書之暇制其變於畫諾之際先其謀於籌思之時推其原以救其失定其本以持其久盡思廣忠綽有可爲者伯昂其勉之耳目者上下之通也有美名者必本於實在高翔者必謹於下未見其遠且緩也况伯昂視切於耳目之近者乎

周氏族譜序

予嘗讀唐風杖杜而知同姓之可親讀小雅黃鳥而知異姓之不可恃茲族譜之不可無也然天下同姓者其始未必不本於一人之身其后原遠而未益分加以居徙之不常隆替之不一於是析同以爲異合異以爲同者無怪其然也予以是爲譜病者久矣予於周二尹達海姻婭之厚一日往郡城訪焉居訪問出其族譜以相示因囑予爲之引觀其六世祖梅牕系出濂溪之族也方竊疑之達海告曰茲特梅牕祖之先遷于建康譜系已失其傳而未正焉耳得無有哭子儀之墓稱閔子之後見笑於人者乎予曰噫子之言是也作譜者本不欲忘其祖今乃逮顯者以誣之將何以訓後人乎狄青武人猶能不祖梁公陳涉傭耕猶言將相公侯之無種而况吾儒之流乎莫若斷自其可知者以爲始則無誣祖之咎矣君家遷于仁孝坊今六世已不可勝紀况欲追求於千百載之上乎曷若祖梅牕爲始而於其

下枝分派別久則又以是爲祖譜而家置一小譜以小宗附於大宗之義則愈久而愈可信矣今君之族分派繩繩蟄蟄祚胤至十百指殖產至千頃仕者圭組蟬聯隱者節義相尙別姓之在撫城者未能或之先也宜必有忠厚以培植之禮義以充養之又讀書以繼續之故能甲第相望佳氣相屬而綿綿瓜瓞之盛與眉山蘇譜廬陵歐陽氏之譜並矣於是達海應之曰唯遂書以爲引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三